

文 學 叢 刊

金 色 的 翅 膀

單 復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金色的翅膀

單 復

有版權

定價金圓八角五分

# 金色的翅膀

單復作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 文學叢刊

第十集

共六十冊

山野	艾蕪	切夢刀	李健吾
苦旱	林蒲	生之勝利	敬敬
馬和放馬的人	李白鳳	碑下隨筆	方敬
邂逅集	汪會祺	短簡	繆崇羣
遠近	阿湛	短簡	一文
生存	靳以	大團圓	巴金
秋葉集	海岑	詩集	黃宗江
金色的翅膀	單復	詩集	鄭敏
	復散	盈盈集	陳敬容
	文		詩歌
			戲劇
			書信
			散文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初版

# 目次

## 第一輯

替	三
望夫塔	一三
海島上	一八
長烟管	二六
上水船	三三
一條龍蝦	四〇
第二輯	
都妮姑娘	五一

第三輯

山野間……………六七

金色的翅膀……………八一

神與郎中……………八七

憂鬱的僑鄉……………九九

渴念……………一〇六

第四輯

悼念陸蠡師……………一一三

理想的化身……………一二一

啓示……………一二九

耶穌的工作……………一四〇

我們……………一四八

第五輯

生命·····	一五五
寒夜·····	一六〇
初雪·····	一六五
琵琶和洞簫·····	一六九
春天裏的殘花·····	一七四

第一輯





## 替

### 鄉村的故事

讓縈思底觸手，來輕啟記憶的柴扉，我將爲你講隻池子的故事。

在一株葱鬱龍鍾的古榕的陰翳下，靜靜地睡着一面鏡子。透過葉隙裏篩漏下來的太陽光，如朵朵梅花，凋零在綠苔上，你也許會疑心，這是林中女神曉妝才罷，懶得收拾的一面梳粧鏡。梅花則是她尙未簪上鬢邊的飾物。你正猜疑；一片無聲的落葉釋去了你心上的謎。瞧：鏡面打皺了，一環環的漪漣攤展開去，又悄悄的吻着岸石消逝；就像是一縷無痕的夢。這時你會驚訝地說：

『唔！原來是個清淨的池子！』

「綫綫」一尾魚兒浮上來，在鏡面上喋喋，噙住了一枚枯葉，鏡面上冒出了一連串銀色的水波。於是，你將走向前去，池子裏清清楚楚的映着你的影子，照出你下巴上根根絡鬚；你悵然而佇立了。輕嘆年月蹉跎，更深愁鬢角那一抹白霜！憂鬱像曉春乳色的薄霧，瀰漫在翠色的原野上一般的瀰漫住你底眉尖。從此，你時常徘徊了，在黃昏時寂寂的池邊，讓落日曳長了你本就消瘦的影子。

我要說的，就是這樣的一個池子；幽靜，明澈，沁涼，使我膽敢偷喻那颯颯深秋的子夜，高鑲在天鵝絨的長空上皎潔的皓月。

說是一個三月杪的黃昏，子規在池畔啼血。晚春是一杯酸酒，一點一滴地給你注入了悶，愁。爲了或種的悵鬱，柳家的娟姑兒，攜上了一隻柳條兒編成的衣籃，到這池子裏來浣洗。池水輕柔地偷吻她那鴿卵兒似的渾圓的腳踵；低低地響着泊泊的唇音。她彎下腰肢。懶懶的搗着件內衣。杵聲濺起了

絲絲皂沫，在暮靄底透明的空中開了美麗的水花。池心裏倒映着夜空的第一顆星星。一彎金色的月牙兒，泊在蒼茫的天海裏。時光在杵聲中滑過，已是掌燈時分，該歸去了。娟姑兒立了起來，覺得一陣虛弱的暈眩，眼前像有幾千萬隻金閃閃的蚊兒，在空中交織着一襲輝煌燦爛的錦衣。待她定一定神，理好了鬆亂的髮絲，衣籃裏的一件白衣，已經神祕的，像給一縷無痕的絲拽住，半浮半沉的游了下去。她慌忙涉下一級級浸浴在水裏的踏石，伸着兩支臂膀；趕着追撈那件白衣，漸漸地，漸漸地，它浮到池心，這少女也滅了頂。

「太慘了！」我知道你會這樣喃喃起來的。但讓我再講下去吧。  
從這日子起，池子就永遠縐着一池春水。綠波上老是浮泳着一隻白鵝，牠「哦！哦！哦！」的悲呷着，像是在向你訴說無限心事。

也是一個黃昏，這已是梅子上市的時節了。一個牧童正在草地上放牧。

晚風給你吹來了『哦！哦！哦！』的聲音。他注意諦聽了；這悲呷的鳴聲吸引了他。他就尋聲走到池邊。哦！原來是一隻在趕鵝人底長竿下，被遺落的白鵝。

可憐的動物！你悲鳴着失了伴嗎？爲什麼老是繞着池子，一環又一環地泳着呢？迷失了方向吧！你看，牠是多麼美麗呀，披着一身白羽衣，白得就像遠天的冰雪。那一個嘴，真嫩黃得賽過初春的柳條。還有那兩支不肯停地划着的蹼腳，簡直是兩支新油過藕紅色的槳。牠是這樣泳起來，一環一環地在綠波上劃出銀色的弧。我們的牧童給牠迷住了：『把牠帶回去，飼在院子裏，每天聽牠唱『哦！哦！哦！』』這佔有的念頭使他大大的衝動。於是他學習老太婆飼鵝時那樣的姿勢，把一隻小手伸在空中，一抖一抖地像撒穀粒。嘴裏又『哦！哦！』地呼喚着。他企圖誘牠泳近來，好捉着那兩片白翅膀。

白鵝真的泳近來了。伸長着象牙兒似的頸頸，朝着他嗚叫。像在劫後失散的孩子，在一個大街的轉灣處，偶然碰到了他底被悲傷嚙損了的娘，在哀哀地訴說悽切的離情。爲着捉住這白鵝，牧童涉到池水裏，這時，白鵝却扭轉了身，一直游了開去，停在池心處，朝着他又悲哀又怨恨的呷叫着。牧童是給深深地蠱惑住！

『小跳！你昏了，涉到水裏幹嗎，忘了娟姑兒會叫替嗎！』這種大的聲音喊住了他涉向池心去的足步。不讓他底纖細的意識的絲來一秒伸縮的時刻，一隻結實的膀子，已抱住他的腰圍，濕漉漉地把他從水裏拉起來，如被鄉下的老太太，驚慌地救起跌在酸米湯缸裏的老母雞。這是一個剛從山上砍完了柴歇工回家的樵夫，他是無意中把牧童從娟姑的蠱惑中救出來。

潛伏在心深處恐怖的意識，乘虛逆襲了過來。『娟姑兒！』孩子悲叫了一聲，不響了。他底臉孔鐵青，兩片嘴唇蒼白得像兩片薄薄的宣紙。看他怯

生生地，畏懼地，重新把眼光投射到池面時，他似風前的白楊般戰顫了。池水是靜靜的連一絲波紋也沒有，落霞在那上面幻着燦爛的紫紅色的光輝，只有幾片枯黃的葉舟，給嵌在這被暮靄渲染了色調的光波上。「白鵝呢？」孩子像掉落了一顆小心兒似的，憂鬱地，哀愁地，掛着一身濕衣褲，沒神沒采地讓樵夫帶回家去。

「沒有這回事，這是一種錯覺，一種迷信，或者是一種傳聞。」你反抗了。

是的，這我同意。但還是讓我講完這故事吧。

村裏傳遍了牧童的故事：這孩子一回家就病倒了。很高的熱度，永遠不會停止的夢囈。他在似睡非睡的朦朧的狀態中，嘴裏不斷「哦！哦！哦！」的囁語着。三天後，山後的墳堆裏多添了個小小的墳墓，一羣山羊失掉了牠們活潑的，果敢的小主人。

村裏的孩子們，都給媽媽用塊糖果，或支竹板約束住了。池邊雖是個很好的去處，却冷靜了起來。再也聽不到孩子們在池邊草地上，做「兵捉盜」那種有趣的遊戲時的歡樂的喊叫；或一聲羊兒細長的咩咩。加以每天迎着朝陽出去，帶着晚霞底餘輝歸來的樵夫們，又常常給池子帶來令人心房抖索的故事。夜裏晚飯過後，順手帶來一條板櫓，大家就在門口乘涼，談話的資料，就自然而然的落在娟姑娘身上，常常總是這樣開始的：

「真的嗎？」一個問。「娟姑兒真會叫替嗎？」

「誰說不是真的，爛舌頭的才向你撒謊話。她做什麼不叫替！替了才可昇天堂啊！你懂嗎？水底是十八層磨難的煉獄。晴天日頭燒着炎熱的火焰，炙在水鬼身上，就甚於下油鑊。雨天噝噝響的雨點，則是刺進她心裏的千枝針。穿過心膀的萬枝箭呀！一針一滴血的，染紅了水上的浮萍，與鯉魚的眼珠子。不是三更半夜，就傳來尖銳的，淒厲的鬼哭嗎！那就是水鬼受不了煎

熬，在哭哭啼啼。」

「那是大前天吧！一個稀薄地迷茫着霧的清晨。我正要去山去，走到池邊，看着一個女人，她披散着頭髮，垂頭在哭泣！大概是意識到有人走來，她連忙抬起頭！呀！嚇死我！你道是誰，正是娟姑兒那女水鬼：她七竅流着般紅的血。「嘯」的一聲，跳下池裏去了……」

「不要說得太可怕了。」

好！我就要結局了。

默默無聞的鄉下的日子，是過得像枝穿空的羽箭那樣的匆促。時間像無情的風雨，朝剝夕蝕地把池子底恐怖的神色沖淡了，漂白了。正是秋風吹垂了白頭的蘆葦，響起一陣陣噫啞底噫語的晌午，一個遠方來的賣貨郎，肩着兩隻黃木箱子。韻律地「瑟瑟瑟！瑟瑟瑟！」響起手中的小鼓。朝着導向池邊的小徑走來。



「搖鼓的！喂！搖鼓的！」賣貨郎啞住了手中的小鼓，微微抬起低垂的腦袋：噢！他面前坐落着一座新近築好的大宅第，火樣的紅色磚瓦砌成的牆壁，浸浴在淡泊的陽光裏低矮的白石圍牆上，伸出來一枝不知名的嬌豔的花朵。左邊，虛掩着的翠玉色的角門推開了：現出來一個美麗的少女，她拖着一雙繡着高貴的珠子的拖鞋，那一對惺忪着的眼睛，說明她是才從午覺裏醒來。——也許給「蓼蓼蓼」的鼓聲吵醒呢；她一邊招手，一邊嬌聲地：「搖鼓的！喂！搖鼓的！」銀鈴似的叫着。

一道喜悅的閃光，掠上賣貨郎的眉尖。憑着經驗，他很細膩地了解大戶人家的小姐：他們是花啦！粉啦！口紅啦！頂愛修飾的。她們青春的一半光陰，就瘦損在成天凝望着粧鏡！他知道將有一筆好生意做！要是幸運肯向他笑，他還會受到一杯熱茶的款待。就喜洋洋的走進圍牆邊的小門，兩脚正要邁過那油着黑漆的門檻時；「嘯！」人和擔子都陷落到池裏……

『就這樣把故事結束了嗎？』

是的，想不到在這裏你却嫌不足了。但我真的就這樣把故事結束了。

離開故鄉是經歷五個寒暑了。今日，鄉人逃難到此說是家鄉遭到浩劫。

於是我默默的記起了故鄉。記起了故鄉的池子。也記起了這故事。

## 望夫塔

你會見過那個塔嗎？朋友，那塔是巍峨的山峯上，早晨被雲霧底綫子似的帷幔蒙住的，而黃昏，捱一抹夕陽，把瘦長的影子投撲在荒草上，烏鴉，一點點，一陣陣，在塔的周圍，盡打環子，打環子。快樂而陶醉地啼唱着，嬉戲着。

你會見過那塔嗎：朋友！像所有地方，所有的塔一樣，在左邊；或是右邊，長着一株老松，那是說，一株只會老下去，不會再長上來的古松，這古松，生的挺有趣，挺蒼老的，和塔配合起來就像是一件無價的古董，國畫家們如果想找個活的臨本，那他會一眼就選上了它們。

但是奇怪，所有地方，所有的塔，高頭的一層，都有着一個尖頂，而通

常是一個三節的細腰葫蘆，兩根彈簧似的葫蘆鬚——要是一隻小麻雀站上去，這鬚就會一上一下地搖拽不住的——一左一右的伸展在空中，像螃蟹的那一對大足。而這塔頂端却是平平的，幾莖狗尾草長在那裏，你可以爬上去，立在那裏，向天的那一方遙望，於是一陣冷氣襲擊了你，海在你的眼底下了，山峯在你眼底底下了，古松的葉，偷偷地摸着你的頭髮，你的眉尖，你深深地吸一口氣：『宇宙多麼遼闊呀！』海的波濤在你的眼下滾着。

是的，這塔的頂端是平平的，像一個特別鋪好的石庭，而這真的是一個石庭，是一個憂悒的女人把它這樣建築起來，好常常立在那上面遙望的。

讓時光的小溪倒流吧：流着，流着，回歸到我們底祖母還是少女的那個年代，有一個女人，她底芳名被歷史的青苔蓋沒了，我們不能知道。但確是有這麼一個女人。若果你隨便拉往一個牧童問問他，他就曾告訴你一段極淒涼而哀愁的故事。

女人底命運常是悲哀的。而我們底女主人公也逃不了這命運，他年青美麗，又剛剛過了閨閣的生涯，那懶散而寂寞的日子呀！她嫁給一個男人，那是由媒婆的油嘴，與父母的虛榮心定下來的，她嫁了，她認為這是命，是前世的冤孽，是月老一縷紅絲繫定的，她不敢反對，不敢怨尤，只虔誠地跪在那供奉在她底妝台前的大慈大悲的觀音娘娘，像對一個親人那樣地喃喃的禱告：『願伊人是……』

她終於嫁得很合意，很幸福的，觀音娘娘沒有辜負她善心，信女的禱告，年青的丈夫很懂得愛情，很能體貼一個女人的心意，想吧！那種纏綿的日子，那種婚後的生活，蜜一樣的，她完全陶醉了，陶醉在男性底熱與力的愛戀中，她像一隻吃醉了的蟹。

但幸福的日子是多麼易逝呵，她底男人是一個僑客，生活的擔子迫使他別離了美麗而賢慧的妻，離別的日子，風在珠簾外刮着，而簾內的人却落着

眼淚的雨，任是怎樣，難分難捨，但提着包袱的人，終於是提着包袱走了。

從此她守着空幃，沒有微笑，沒有快樂，人是悵鬱的沈悶的。

而這去了的人，却一去就沒有回頭。

一年，二年，七年，八年，時光像淺溪裏的急流似的流了過去，出去的人還是沒有歸來，連一紙信息也沒有。

於是，她叫來了工人，毀了家資，在山峯上築起了這個塔，她鎮日佇守在那上面望着遙遠的彼方，那裏天和水接合着，顏色是一樣的碧藍，她的男人就是乘着船，劃破了這碧藍的海天，到遙遠的島上去營生的，她遙望着，燕子歸來了，翦着海波，她遙望着，雁南飛了，長空一聲孤唳，而遠去的人却沒有回頭。

塔矗立在山峯上，山風吹吻着峯巒上的松林，激起咆哮的濤聲，守着塔的人漸漸地衰老了。

又過了一些年和月，島上的旅客才想起家，想起家裏的那個人，應該是歸去的時候了，他又提起包袱，它還是多麼癡呀！一針針的線痕還很明顯——走下島上唯一的碼頭。

她守望着，遙遙地，他望到一艘大木船了，這木船像織機上的梭子，劃破了藍色的海波，向前穿行着。船漸漸靠近了，船上的人用手放在前額遮住斜射來的陽光沉思着：『爲什麼這地方有一個塔？沒有的，家鄉本來是沒有塔的，別是忘了方向，駛錯路綫了。』

於是船轉了一個彎，向別個方向駛去了。

塔上的人，却永遠守候着，燕子又一度回來了，而那遠行的人呢？

## 海島上

你會見過那個島嗎，那有着碧色的波，與白色的鷗的？潮來，浪濤衝打嶙峋的礁岩，嘩地一聲迸碎了。島上，遂開了雪白的浪花。浪花裏片片歸帆，給漁家帶來了快樂，歡笑，也帶來了碎心與號啕。既汐，海水默默無言，吻着蒼白的沙灘，遺下璀璨晶瑩的淚珠，那美麗的，光彩的貝壳——招手而去。於是漁夫、漁婦、娃娃、婆婆、鴨子都在沙灘上出現了，像探險，一個個彎下腰，朝沙灘裏檢，一尾蟹，一只蛤，一顆海星，檢呀檢，人與鴨都有了。一頓腥鮮的晚餐。把背上的魚簍檢滿了，夕陽西斜，沙灘，礁岩，遂都給渲染在一片金色的斜暉里。那和諧，那美，令人忘了勞頓，忘了酸辛。於是三三兩兩，作陣作伴，手搭着肩，唱起小漁曲慢慢歸去。村里，炊烟已島上



屋頂，淘氣地變幻着淡身子，愈淡愈輕，終於溶和在暮色的蒼空里消逝了。

漁夫們熱愛着他們的伙伴，他們的海，他們沉醉在海的自由的爱與恨中間，誰也沒會夢想過，會有一天他們竟不能自由地到海上去。

三年前了，——這條長的日子是多麼難挨呀！——敵人爲了準備南侵，想以這海島作爲一個小小的供應站！就在一個蒼茫的黎明時分，以大砲及兩架重轟炸機作掩護，使三四十隻橡皮艇，不費力地靠攏了岸。等到血紅的太陽從海裏面滾上來時，島上的人民已經發現海不是他們的了。海和海裏的魚被敵人封鎖起來，他們永遠不能再出海去。

我將怎樣寫下去呢？不能出海，不能捕魚，漁人們只有死亡，要出海，要捕魚，漁人們依然死亡。兩把刀架在他們頸上，爭鬥和死亡的故事一套接一套的在漁村中湧現，我將挑選那一件來寫呢？

自從敵人來了以後，島上就沒有了温飽。漁夫不能下海去捕魚，而沙灘

上的細沙又不能當飯吃，許多漁船被澆上煤油燒毀了。飢餓像暴風雨似的襲擊着這不幸的海島。許多老弱的都倒下了。飢餓的孩子，吃着隨便什麼攪得到手的東西，不管是臭的抑或爛的，嬰兒吸着母親無汁的乾癟的乳房，淒厲地嚎哭着，而母親，她那雙摟抱愛兒的消瘦的雙手，也早已僵硬了。

這情形，小伙子們是不能忍受的。有一天六七個矯健的年青人，偷偷地相約好了，從破漏的茅屋裏，攜出了網罟與魚罟，分成幾路，不敢結成小隊，散散落落的，像夜遊的幽靈似的，摸索着下了沙灘。午夜空氣，冰冷得像凝固了。澎湃着的海在黑暗中咆哮着，使人想起一匹餓荒了的狼在呼叫着。海風狂暴地掀起浪濤，把它衝擊在礁岩上，待它迸碎了，就呼呼地朔聲狂笑着，滾騰着，呼嘯着向遼遠奔去。這些年青的漁人們是不怕的，他們像走在家人們的歡呼聲中，熟練地把船纜解下。當他們的腳涉下水冷的水裏，他們的手摸着船沿時，他們的心急劇地呼呼地跳動了。海水是冰冷的水

船沿是堅硬的，但他們却覺得異常的親切，甚至於有溫暖之感。這海，這船，從他們遙遠的童年起，就親切的混熟了，像良馬熟識它的主人，他們不但了解它的一悸一動，一呼一吸，還準備把整個的身心貢獻給它。他們的腳是浸在海裏，攀着船沿，他們矯捷的身體，一躍就上去了，破洞的船里條地擠滿了人，就沉重地低陷下去。而海面伸出它底浪濤的臂膀，歡呼地把這載滿着它底孩子的漁船迎接了去。

夜更深更濃，天與地漆黑得縮成一團。漁船向濃墨般的海面駛去。在這沙漠的海上，它是可憐的一點，不值得注意與愛惜的一點，但這一小點，是被七顆跳動的，滾熱的心，與十四隻臂膀駕馭着，載住了島上七戶人家的希望，它是被幾十條生命的細絲，緊緊地，隱祕地繫住了的，因此它無畏地隨着怒濤起伏在激濺的浪花里駛向無定的大海。在平日，這會引起他們怎樣有力的驕傲，和狂熱的，勝利的喜悅。在平日，這時的海上，早該浮遍了點

點海燈，告訴他們有許多同命者在外邊等着他們，叫他們放心前去。告訴他們即使險惡的風浪會遺不幸的命運去襲擊他們，可是，只要悲慘的呼救從遙遠的海面上傳來時，那些同命者就會敲起各種互相警告的螺殼，用空洞的嘯聲，召喚四方八面的船同去向海爭鬥，把他們奪回來。可是，現在海上是多麼寂寞和恐怖呀！這樣狂怒的寥闊的海上，只有他們這一小點。而他們應該提心吊胆的，却不僅僅是自然的暴力，倒還有那敵人無時無刻不緊壓着他們的心的威脅：

『……凡本島漁夫，如敢擅自下海者，以通敵論，一律格殺！』這是敵人登島後三天，即貼出來的通告。這條通告已給風風雨雨浸蝕得破碎零落了，却永遠存在着，沉重地壓着每個漁民的心。

從風浪裏，漁船攏近了島的南端，那里，一片突出的岩石橫斷了大海的一角，將北面刮來的風擋住了。嶼內的海就較為溫柔而平靜。一些經不起風

浪的魚類，就相率生活于這平靜的一角，一網一網的給漁夫捕捉了去。他們提起網，撒下去，在許久不見網的海裏，魚類比平時更多。每次，當漁網從水底裏提出來，總是那麼躍動，那麼沈重，艙裏被喘跳着的，各式各樣的魚堆滿了。鱗質的魚鱗發着青色的螢光，映出魚兒凸出的晶亮的眼，船也沉沉地吃水更深了。一個美麗的夢從他們的腦子裏織開來。掉過頭，將船向北駛，越過了原來的，那段風浪險惡的航程，像來時一樣，偷偷地將船靠攏沙灘纜好了，像沒有發生過什麼變故似的，不留下一絲痕跡。然後，將跳躍着的魚，一尾尾，裝進簍裏，肩着，朝破碎的家回去。啊！饑餓着的爹娘，乾癟了的妻女，倒下去暈了的，老的少的，你們都來看呀！這麼多的魚啦，大家陷下去的臉都笑了，失去了的笑影又回來了，失去了的紅暈，失去了的面頰的桃色都回來了，重現了……。唉！夢呀！你別欺騙他們呀。

船艙裏魚潑刺地跳躍着，作最後的掙扎。雖然船是那樣沉重，像一隻懷

胎的母牛，失去才去時的輕快活潑，不好駕駛。但希望在他們的臂膀上，灌滿了力氣，帶着一個美麗的夢，漁船向原來的海面，蹣跚地回航。海水已經漲平，開始在退落，風力已殺，波濤也稍爲平伏了。這一切對於一隻載重的船，是十分有利的。漸漸地他們將接近夢的邊沿了。

陰霾跟着他們美麗的夢。跟踪着他們的船，在這黑暗的海上，一幢龐大的黑影，同時在移動着。突然一束炫耀的白光，從這黑影上放射下來，劃了一個弧，在這艘船上定住了。七個矯健的粗強的小伙子，緊張的筋力的動作，遂像影片上的景物出現在這一束白光底下。他們驚呆了，登時白光消失，一片火光照紅了海面，緊隨着一響巨大的砲聲把他們吞沒了……。

過了幾分鐘，白光又出現了。它在海面上劃一個弧又一個弧地搜索着，發現那上面，露出了一個黑點，兩隻臂膀在波濤間泅泳着。就「拍！拍」地朝那黑點發了幾槍。於是那束白光重新蠢笨地移動着朝別地劃過去。

遠處，天與海的邊際漸漸灰白，天要亮了。

第二天，島上的敵人接到從××砲艦發出的一个無線電報：『本十日夜四時一刻，於島北海面，發現漁船一艘，即被擊沉，須切實注意，嚴加懲戒。』他們即刻頒下一道臨時戒嚴令，對着戶口冊上的戶籍，挨家逐戶的抽查。結果很快地發現了七戶人家每家同時少了一個年青人，敵人認爲這是有計劃的出逃或謀叛，就將家屬都抓了，押到沙灘上，在岸上架了挺機關槍，密集地向沙灘掃射。一陣塵土飛滾上來，伴隨着一聲聲的慘叫……。

好了，就到這里爲止吧！悲慘的故事太多了，可是，誰能說製造悲慘的人們，不將死在更殘酷的悲慘裏面呢？

## 長烟管

我的愛是深的，我的憎也強烈。

爲了我所愛的，就是要我交出生命，我也會快樂地雙手奉獻給它，我將無所惜。

對於我所憎的，我恨不得撕碎它，燻燬它，連它的皮它的灰，我都不饒恕。萬一我失敗了，它底利爪抓着我的胸口，我也不會向它低頭，我還是要仰起蒼白的臉來，叱着他道：『你抓吧！我詛咒你！』

在生命的歷程中，我深愛過農人的長煙管，那是用一枝短節的竹做成的，樸素而沒有修飾，原始得可喜。當老農夫耕作了一個上午，疲乏了，抹去額角上的汗珠，在田塍的青草上坐下來，慢吞吞地由腰間抽出它來時，我



真想跑過去替他裝上一袋煙，接過打火石來爲他敲擊出一星星火，看他安詳地『慈吧！慈吧！』的抽着，從嘴裏鼻孔裏噴出朵朵淡清色的雲煙，就像他一天的疲勞，全化作那清煙飛散了，飄渺了。我感到醉心的歡喜，就像是我在一道吸着煙，分享他底休憩時的快樂似的。

我愛的是這種樸實的勞動者休憩時吸的長煙管。而另一種用瀟湘竹雕鏤成的，上邊刻着風雅的「雲淡風輕近午天」之類的古唐詩句子，篆體字上塗着顏色，還鑲着象牙煙嘴，掛着繡鴛繡鳳的綢煙袋的，紳士們坐在安樂椅內悠閒地吸食的長煙管，我却就本能地感到憎惡！

憎惡的原因，是它神氣活現地代表了一種身份，一種莊嚴，一種權威。它使我想起了會長的令杖，將軍的佩劍，主子的鞭子，它使我感到了不舒快的威嚴的壓迫。也使我想起了我們家鄉裏的那位鄉紳來，他底手是從不會離開煙管的，就是他謝落時，他的孝子還是遵着遺囑把那煙管給放在棺裏。

記得我還在小學裏讀『人，口，耳，刀，弓，』的課本時，他底留着修剪得很好的長指甲——用來彈琵琶的——的紅潤的手裏，就攜着這麼一根古色古香的長煙管了。這煙管和他那一分厚厚的家產，那兩撇八字鬚，黑緞瓜皮帽，黑緞馬褂，與藏青色的飛鼠袍配合起來，是再調和沒有了。祇可惜他臉孔焦瘦些，臉色也着實有些灰黃。——雖然他每天喝幾杯酒來泛紅泛紅——我不妨偷偷的告訴你，他老先生染有嗜好！我們管叫他德成伯伯！大大小小都這樣稱呼他，我們家鄉是雜姓，這稱呼就表示十分尊敬。他是鄉里的鄉長，學校的董事長，玄天上帝廟「廟長」，——恕我杜撰，我們小時候心目中是這麼叫他的——他提倡教育，也迷信神道，每逢迎神賽會，他這「廟長」就命令我們十個二十個小學生，執着黃紅藍白黑的五彩旗跟着「聖駕」在大街上巡行，這在小時候是一件最好玩的盛事。他講道德，說仁義，但他偷偷地使兩個侍婢都大了肚子，他在海裏的大商船，總半夜裏開出去，三四更天

開回來，沒有一個人曉得他做的是什麼生意。

他常常一手牽着穿紅着綠的寶貝孫兒，一手就攜着那高雅的長煙管，笑嘻嘻的到學校里來，他和我們那個「前清秀才」的老教師似乎很談得攏。說起來這教師也真有趣，初秋裏他袒着胸曝太陽，不勝感慨的撫着那浮腫的大肚皮，惋惜囁囁自語道：『我這個書癆啦！我這個書癆啦！』聽說他實在是讀了一肚子的四書五經的，但懷才不遇，到老來就祇好給我們這羣小獍獍教『人，口，耳』了。啊！我把題扯遠了。是的，他一到學校裏來，就巡巡這個教室，巡巡那個教室。看樣子，別的教師們都怕他——這是說除了那個秀才——因為他一來，那教師先生在講台中慌張了，拿着竹板的手像找不到一個地方攔！這逃不了我們尖銳的眼睛的。高興時，他摸摸我的頭，就句子裏摘一二個筆劃多的字考問我們，答得出的，着着實實受了一番誇獎，答不出的，他把那煙管向桌子上搞搞！『沒路使！考尾名：當心呀！小鬼！』

那長煙管在桌面上敲出『託託』的響聲，很刺我的耳鼓，我討厭它。

小學畢業後，我到城裏讀中學，暫時離開了家鄉，和德成伯伯的長煙管接觸的機會就少了。

中學在我完全是一個新天地，一投進了它的懷，我的眼界全新了。最初我浸沉在屠格涅夫和朶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裏。隨後，那些自由思想的傑作就把我完全迷住了。學校裏的師長都熱情而慈藹，學校成了一個和諧的大家庭，而且是一個最進步的大家庭。由這家庭裏出來，我成了一個新人，心身都長大了。

一出了校門，我又和德成伯伯的長煙管碰頭了。這一次的碰頭，使我們中間起了一場風波。這衝突是命定的，它不過是新舊流交替激起來的一朵浪花。

一出了校門，我們幾個滿腔熱情的青年，就想從鄉梓的教育人手，把我

們在學校裏得到的智識與理想，傳給下一代的弟妹們。於是，我們接辦了母校。使我們驚異的，是學校裏什麼都沒有，課桌椅不全，校具缺如，而南洋校董分校每年匯來的那筆數目可觀的常年捐，不知用到那裏去了。調查的結果，是我們這位善心的德成伯伯；這位董事長給侵吞了。這還了得嗎？我們幾個沒有見過老虎的牛犢都跳起來了。遂即組織了校產清查會，向這位提倡教育的董事長清算！

在他，德成伯伯看來，這簡直是造反！這些黃毛小子這樣清算起他來了。聽說他一接到了我們的通知，也跳了起來：「……這麼……這……這些……姪仔……」，他氣得連罵都罵不出來，「他們的……父親……都要叫……我伯伯……」，真的，他做了十九年的鄉長，大家看到他都畏敬三分，喊聲「伯伯」，從來沒有人敢在他面前說句不中聽的話。就是他的婢女肚子大了時，大家也祇在背後嚼嚼舌頭。「……真……真是……無法無天……」他鉄青着臉，氣喘的到學校里

來問罪。

剛好是下課的時間，我和小朋友們在跳繩玩。他迎面向我走來，開口就罵：「你這臭婊仔……」口氣既橫暴又下流，他平日裝作的紳士身份全沒有了！我想好好的和他理論，但他揚起手；他老不離手的那枝長煙管一下子向我打過來，我馬上被激怒了，順手一接，我奪下他的武器，「噠」地一聲，它折成二段，被卑夷地摔在地上。

這一下子完全出乎他的意外。他平日打人是從沒敢還手的，他說那是：「替你爸爸教訓孩子」！他驚呆了一會，就又撲過來，嘴裏更粗野的狂罵，但這時已有許多人圍攏來，把他拉開了，我十分不快的向後面操場走去。

此後，我對那神氣十足的代表着一種身份，一種尊嚴的古雅的長煙管，更深深的感到憎惡。

## 上水船

臘月天，歲暮，一連多日的苦雨，天與地凝結在一起，一片灰暗。

真是打狗不出門的壞天氣，能夠在屋裏躲躲的人是幸福的。但爲了一件緊急的公事，我非得離開這舒適的爐火烘烘的房子，趕進城去不可。

披上一件棉大衣，把領子高高地拉上來，拿把雨傘，戀戀地向熊熊的爐火投了一瞥，抬頭望望玻璃窗外那灰暗的天色，我無可奈何地蹙着眉尖，扭開房門，上路了。

一到路上，風雨就像追捕獵物般地，向我鞭打。傘上面的雨聲，一陣緊似一陣，我的鞋子陷進水窪裏去了，一陣冰冷，從脚尖直竄上心來，很不舒服，路是泥濘得使人作嘔。

我吃力地走着，雙手緊緊地撐着傘，風雨是那麼無情地搖撼着它，使我走起來有些顛蹶了。

要是晴朗的日子，走這條坡路本是快意的。狹狹的，鋪滿落葉的道路，兩旁是蒼鬱的綠林，芬芳的野花香撲散着，是這麼富於詩意的一條坡道。但現在，這倒霉的天氣，四週是一片灰暗，鉛樣的沈重，因雨暴虐地統治了一切，我祇能一心一注意着腳底下的水窪，防備滑跌。

「這鬼天氣，恐怕連船都喊不到了，」在快走完坡道時，我這樣焦慮。這時，我望得到江西了，而渡頭也就展現在我的眼前。我習慣地向竹林那邊望過去，那是平日擺渡的候客的地方。啊！不是有一堆人蹲在那裏嗎？像一隻羽毛淋透了的烏鴉！這種天氣，怎能這麼耐心地在風雨中等候人客！

我的心寬了下，我不用喊破喉嚨，向蒼茫的江上喊叫渡船。我的脚步踏



上了渡頭的石板，他們就一窩蜂似的，向我轟了來。

『先生，搭船嗎？』

『先生，搭我的船吧！我的船飛快。』

『先生，我的船清爽……』

他們的聲態，是那麼卑下面討好，有一個還焦急地拉着我的袖子，被我甩開了。他們不像在拉生意，簡直是在求乞，看他們表情，像是我搭了他的船，就是一種施捨，一種恩惠。他們一定是候了好久了，才候到我這麼一個『先生』的，所以就這麼狼撲兔子似的圍住了我。一時，我望着他們透溼的瑟縮的身子，不知怎樣好。但不解決是不成的，於是我選擇了一個瘦小婦人，隨着他上了船。因她的態度是那麼可憫，那麼動人，我沒法拒絕她那悽苦企求的眼神。

走進艙裏，一陣難聞的尿臭味向我襲來。我發覺這船裏不祇她一個人，

在一堆敗絮破布的堆砌中，一個手足都凍成紫色的嬰兒睡在那裏，他是那麼幼小，像才生下來幾個月似的。就在這嬰兒旁邊，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斜倚着，我看不出他是男的還是女的，瘦小，蒼白，掛着長鼻涕，他的衣服是幾縷破布掛成的，到處可以看到他那皺黃的，垢黑的雞皮樣的皮膚。他兩片嘴唇凍黑了，直抖擻着。他怯生生地睜着兩隻大眼睛，漠然的瞪着我，沒有一絲表情，似乎入定了，這麼小還沒有一絲人生經歷，怎麼就有這樣乏力，這樣無助的，憂鬱的目光啊！

在艙外，風雨下面，幫着母親划槳的，則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她也一樣的蒼白，一樣的消瘦，她連一條長褲子也沒有。兩隻腳腿裸露着。她吃力地，氣喘地幫着母親划着。風刮着雨，打在她底臉上，身上，從她，我想到一朵被風雨凌遲的野地裏的百合花。

江上，是灰茫茫的一片，小船逆着水流，慢慢地，咿咿啞啞地從灰茫中

溜滑着。遠山看不見了，它們都網在雨色中，祇淡淡地描出了一個優雅的輪廓。這就比平日更好看了。除了風雨聲，槳聲而外，一點別的聲音也沒有。那孩子一雙漠然的目光，還那麼怯生生地瞪着我，使我感到窒息。艙外，都吃力地划着槳的母女，一句話也沒有交談，她們祇是那麼機械，那麼沈默地划着，像兩個悲哀的雕像，背景是灰茫茫的蒼天。

這船裏的情調，墓穴般的壓住了我，貧窮是怎樣嚙人的毒虫啊！我了解這船婦求我搭她船時的那種悽苦目光了。連下了多日苦雨，入城的客人是少了，而飢餓寒冷却死命地追迫着她，追迫着她底孩子。於是，她不得不像乞丐似的，在風雨暴虐的臘月天，待在渡頭上等候客人了。

這時，江面變狹了，兩邊是卵石的淺灘，一股急流直衝下來。船划不進了，儘那樣大爺氣派的一搖一擺的停在那裏，還慢慢的有向後退的趨勢。婦人放下了槳，捲起大腿，一下子涉進水裏去了。她雙手攀着船頭的兩旁，並

且用肩胛頂着，哼哼嚕嚕的想把船拉向前進。雖然她費了那麼大的力氣，但船還是停在那裏，不進也不退。

「水娃子，你到船尾去推一推！」

那個女孩子躊躇了一下。放下槳，她到船尾去了。

「將褲子脫了，水娃子，不要弄濕了，天這麼凍！」母親喘着氣吩咐。

女孩子不聲不響地，飛快地看了我一眼，紅着臉，忸怩着，她忽然把嘴唇一咬，連着褲子，翻下江了去了。

這樣子，她們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地推拉着，嚷着，叫嚷着，船才算掙扎上了急流，滑過淺灘，向前行進了。

待她們攀上了船時，已是凍得兩腿通紅，臉孔發青，氣喘喘的了。那女孩子默默地受着母親的責備，穿着那條泡得濕漉漉的短褲子，讓江水一滴一滴的順着腿肚流下來，咬着兩片薄薄的失血的唇皮，忍耐着，果敢地一下下撥

續划着槳。

我是怎樣的羞愧與不安啊！憑什麼我要她們在臘月天浸到水裏去，一步艱難地爲我推拉着船？憑什麼權力，我害一個女孩子穿着濕透的褲子，凍上幾個鐘頭？而這時，敗絮堆中的嬰兒突然哭了起來。他的哭聲不大，幽曳曳的，像給人抑住了喉嚨。那孩子收攏了瞪着我的漠然目光。用手輕輕地拍着他。可悲的幼小者呀！母親不能來撫慰你們，她得工作，你們互相以沫相濡吧。

我不安地倚在艙內，我忘記什麼時候船攏了岸，我忘記那件公事是怎樣辦竣的，但直到今日，我却一直記得她們，那咬着唇皮悽苦的果敢的女孩子，與那做母親的動人哀切的目光。

## 一條龍蝦

楊碧海又自己一個人跑出去吃酒了：好幾次我勸他都不聽：『咱們是在受訓，不是在咱厝當大爺！』他不但不聽，反而駁斥我道：『汝乖乖受汝的訓吧！我不希望畢業，我不願守規矩，這種生活，我一天也過不下去！』天曉得，我是關心他！我也不是奴才，我祇是比他識相而已。

我對受訓的生活，確也厭死了！上操，下操，又是上操，下操。好好一個人，偏要那樣呆呆板板的裝成根本頭，『挺胸，縮肚，兩眼向前平視』——還要什麼爛爛有光呢！——我真不知道這對於做人做事，能有什麼道理！但我們這些文學校——教官們老是在叫學校做『文學校』——出身的青年，却得受六個月這種活罪，才能得個資格，混碗飯吃！

晚飯才吃過不久！胃裏的糙米還像硬沙粒那樣地在橫得不舒服的時候：短命的叫子又吹了！「吱！吱！吱！」真比陰府裏的活無常更催人的命：於是埋怨聲，足步聲，操場上的塵土又飛揚了起來，把美好的八月的黃昏的情調都破壞了。

『立正！』照例的一套，這比天天吃的糙米黃豆更令人厭惡！不知怎的，我對天天張大喉嚨喊這一聲的區隊長，總是有一種想突然伸出手來把他扼殺的衝動，雖然平日我是連隻螞蟻也不願踩死的。

『近來許多同學不聽命令，儘在背後搗鬼……』糟糕有媽士，教訓又來了，這是頂頂使大家頭漲的，於是；就有人在隊伍裏低低地『嘶！』了起來。

『誰在嘶？站出來！』區隊長像雷公般吼。

沉默，沉默，祇有大家的呼聲。

「你們不耐煩，我偏要講！」還是雷公聲：「權在我手裏，你們拿我怎麼辦！這東西明明是白的但我偏說黑！你們也就得這麼說，這就叫做軍事教育，就叫服從，絕對服從！……聽到了沒有！」末一句特別吼得高。

「聽到了！」嘴巴上大家這麼齊聲喊！但心裏却都罵道：「滾恁母的臭蛋！汝爹要不是想掬個資格，比汝還神氣！」

好容易雷公才不響！——謝天謝地！——接着就開始點名。（高興時他會馬馬虎虎不點的）

「×××」

「有！」短促的丹田的聲音！

「×××」

「有！」短促的丹田的聲音！

「楊碧海！」



沒有回應。

「楊碧海！」

沒有回應。

「到那裏去了。」

「大便去了。」不知怎的我突然壯了膽子，這樣回答。

「去找他來！」

「是。」心裏却叫道：「糟了，這下吹破了！」

我跑到廁所裏，假裝找尋，其實是自己拉了一泡尿，才回到隊裏，報告道：

「報告隊長，找不着，但我明明看見他去大便的。」

「你撒謊，等下跟你們算帳！」

直到熄燈號落後，大家都睡了，楊碧海醉醺醺的顛進來。他摸到我床

邊，我裝着睡，他搖搖我：『怎麼睡熟了，我給汝帶了包花生米！』聽到「花生米」，我當然馬上就醒了。於是我埋怨地告訴他，剛才點過名了，我爲他撒謊撒漏了，明天大家都有苦頭吃！

『管他媽，明天的事明天再說。』他說話時滿口酒氣。

我聽到他爬上床架的聲音，但他隨即翻下來：

『我的被窩那裏去了！』

『對了，我忘記告訴你，區隊長拿去了，他交代汝回來時去找他！』

『汝爹偏不找！』他恨恨地說：『汝爹不睡，再吃酒去！』待我想喊住他，已不見影子了。

我睡不下去，許多不如意的事煩擾我，尤其是楊碧海這個人，他爽快，直腸直肝，不滿意就要吵，心裏放不了一句話，但爲這他常常吃虧，我想了許多，越想越睡不下去。這樣過了許久。我聽到沉沉的有誰在哼着南

曲：

『鼓返三更，

阮要邀君去睏！』

隨着這歌聲，楊碧海進來了。他劃了根洋火，把青油燈點亮。燈光亮處，我看到張漲得通紅的臉，那上面一對濃眉，兩隻朦朧的眼睛，把那臉孔畫得很難看。他把一瓶酒和一包豬頭肉放在桌子上，就自斟自酌的喝了起來。

『碧海，不要喝了，來和我一道睡！』我本想裝做睡熟了，但我怕他真的喝醉，就這樣勸他。

『啊！汝還沒有睡，要嗎，跟我一起喝，不呢，汝睏汝的覺，我喝我的酒，汝爹爹今晚來個通宵！』

我知道他的脾氣；勸他是沒用的。不知什麼時候，我也就胡裏胡塗睡去

了。

大概因爲心情不寧吧，睡夢驚醒過來好幾次，每次都看到青油燈下，一張火紅的嘴在喝着白色的酒，夢裏似乎也看見，致使我分辨不清是醒是夢！

第二天行升旗禮時，我和楊碧海被叫出來；兩人對着那面在天空中飄揚的國旗罰敬了十五分鐘禮（我們對處罰都不紅臉了，因爲大家都被罰過，訓練得都厚臉皮了），當然區隊長又來了一次雷公吼。十分鐘過後，我去上課，楊碧海却被罰關禁閉，當他走進禁閉室，區隊長交給他一本總裁言論集，吩咐他說：『好好的看一遍，反省反省，過後我要問你的！』說完，門就被鎖上了。

不情願地上操，不情願地上講堂，操了千百遍的『開步走』，聽了千百遍的『絕對服從』，心情極惡劣地混到吃中飯的號聲響了，才透了一口氣。雖然是糙米飯、黃豆；黃豆、糙米飯，但大家還是衝鋒的衝鋒，陷陣的陷

陣，沒五分鐘，就什麼全光了。解散時，區隊長交給我一把鎖匙，叫我給楊碧海送飯去。

一路上我想：「這傢伙一晚沒睡，又得啃那本硬幫幫的什麼言論，真是吃不消，這一下的教訓可大了！」

我開了門，盡量小心地不使有聲響，我想悄悄把門開了，嚇他一跳，給他一驚喜交集的訪問。我就這麼抱着緊張的心情，將門沒聲息的裂了一條縫，伸進半個頭去。

好傢伙，你說我看到什麼了！你想他就是端坐在案前，啃着那言論嗎？或者低垂着頭在那裏反省他的過錯嗎？噢！那你太老實了。我看到他，這楊碧海，把身子縮小了，曲成了一尾燒熟的龍蝦，頭抱在臂彎裏，眼睛眉毛全合攏來，呼嚕呼嚕的橫在辦公桌面上睡得爛熟，那本言論集，掉在地板上，封面上有些污溼，那是從這隻龍蝦裏流出來的涎水給弄髒了！

我不禁大笑了起來，差一點把手裏的飯碗給掉碎了。

第二輯





# 都妮姑娘

——童話初試

都妮姑娘。

夜來了，多優柔的夜晚啊！

它像個美麗的少婦，影子似的，披着件灰暗神祕的羽衣！悄悄地走來了。多少不幸者是喜愛夜啊！強爲歡笑的歌妓，舞女，掙一口麵包拚一條命的竊賊，淪落的浪子：他可以藉着夜色的朦朧，尋個角落去飲恨哀泣！夜對他們是恩慈的。

像所有的不幸者一樣，都妮姑娘，她也最最歡喜夜，她覺得夜比慈母還體貼她。

她是誰？一個浪漫的孟得的醜顏女？不是的。那麼，她準是一個新婚的婦人，待着夜給她在幸福的杯裏傾滿了蜜，也不是！她是誰？一個美麗的從遙遠的蕩人的花都泊來的立像！鎮目鎮夜裝璜在××大公司底貨品陳列的大玻璃櫥裏！

聰明的人們用她來裝飾貨櫥，招徠顧客！她的命運真還不如咖啡座的女侍。雖然一座精美的藝術品，是更能把人的想像引入更高的境界，但這裏談不到這種昇華的情愫，她只是吸人的一幅廣告，迎合一般趣味心理的動人的廣告而已。她把過往的行人吸引來了，牽住他們——或她們——的視線！喚醒他們的物慾，讓他們欣賞她，欣賞她身上和她周圍那些五彩繽紛的玩意兒，結果破了鈔，帶走了幾樣漂亮時髦的東西，譬如一匣唇紅，一支寇丹。一條粉紅的蘇紗三角褲，一雙透明的玻璃女襪……。

每天！公司裏一個打領花的滑稽傢伙，都按定時刻的給她來一翻時式的

打扮！這使她想起鴛母的打扮一個娼婦，好讓她花枝招展地去接客，那麼村，那麼俗，那麼不調和，把她原來的希臘型的美麗的線條全給破壞了！他今天給她披上件雪白的透明的雨衣，却又那麼莫明其妙的在她底腕彎處掛了個紫色玻璃皮包！明天給她換了套夏令時裝；白府綢的外套，白府綢的折疊裙子！這要是襯一把淺翠花陽傘，那就很好看了，但他不！他粗心的在她底波紋的髮絲上戴了頂寬邊的台灣草帽！後天把她全裸了！祇在她底峯聳的乳子上罩了個絲織的乳搭！一句話，人們每天在她身上展覽貨品！求得大量傾銷！

她是怎樣熱切地渴望夜的來臨啊！夜的影子一掠過樹梢，她就快活了！夜越深！她的心也就越平靜！因為，霓虹燈滅了！收音機啞了！人們也睡下了！不再來攪擾她了，她可以輕鬆地像一尾喘息在炎陽下的池魚，趁晚涼浮上水面來，舒適的透一口鬱氣。白天裏，人們是把她打攪夠了，那熙來攘往

的人流！那打架般的大聲的吼叫，那闊少們的色情的目光；它們像一隻大膽的手，輕狂在她底臉上，胸前，腿間恣意的摸撫，想到這，她綢子似的嫩白的皮膚，不禁起一陣微慄！她更憎惡的，是那些妖冶的女人們貪饞的目光！帶着一種橡皮糖樣的甜黏！戀戀地，羨慕地傾倒於她自己恨極了的扮飾！

『真是自己作踐自己呀！』想起她們！她不覺輕輕地滑出了一聲喟嘆！這時，夜是深沉了！公司裏的高級職員都尋快樂去了，小伙計們埋着頭，沉睡在地板上。周圍很靜，客堂裏的掛鐘寂寞地滴嗒滴嗒地走動着！她靜靜地傾耳細聽，想聽一點別的聲音來：『要是有蟋蟀或紡織娘的聲音就好了！我多麼想念綠色的草地，與昆蟲們快活的歌聲啊！』但她隨即想到這裏是一幢十幾層的××大樓，堅固的洋灰地板，就連牆腳也找不出一洞的空隙來讓昆蟲們築個安樂的家室！『是的！這裏不是它們歡喜的地方……』她完全浸淫在無邊的渴想中了！

「噹！噹！」一輛黑色小包車馳了過來，把她從沉思中驚醒了，她飛快地跟着那遊去的包車看了一眼！想起了日裏發生的一些事情，不覺「噗嗤」地笑出聲來：「坐包車裏的人都是些蠢蛋」，她還是笑着！笑得扭緊腰，肩胛一聳一聳的！

日裏發生的事情一想起來，確實是很好笑的。也是像這麼的一輛漂亮的小包車，它載來了二個好玩的人物，一個頂胖的大胖子，穿着西裝！全新的，筆挺的白曝曬西裝！他那對笑眯眯的眼睛，鑲嵌在多肉的臉上，細小得像一條縫！看不到下頷，看不到頸項！它們都跑到什麼地方玩去了！不！原來下頷和頸頸是被肉給連在一起了！他那隻肥大多毛的手臂裏！交搭地挽着一隻細嫩的，閃着鑽戒金錶的纖手，指尖尖的，修得極好看，月形的指甲塗着蔻丹！緣着這纖美的臂子望上去，是一張月份牌裏的美人臉孔！她唇上的口紅比指上的蔻丹還要濃豔香郁些，這是一個美人兒！祇是她很瘦，腰不

盈握，一條袍裾鑲着金練滾邊的黑光香雲紗旗袍裹着她，使她的身段看來更纖弱得不禁風了！她偎貼在胖子身上，敲着高底鞋跟，有說有笑的走進來！

遠遠地都妮姑娘就看見他們了，她給自己做了個鬼臉：『這是怎樣好玩的一對對兒呀！他們怎樣能夠在一起呢？要是他們親熱起來，他要把牠壓死了！』

但他們却站在她的臉前了。

他們像藝術家的欣賞模特兒！男的眯着眼睛釘在她的臉上，使她覺得辣辣的，一直要流汗！女的傾斜着頭：做出一個自以為優美的姿勢！欣賞着她底衣飾！她覺得他們的目光快要把她吞進去了。

『小貓兒！你看她的化裝多麼美！她的頭髮卷曲得這麼好看！還有她的眼睛！她的姿態！我看你要拜她做老師，向她學習學習！』胖子指手畫腳的告訴偎着他的那個女人！

「我要件像她一樣的衣裳！我就會變得和她一樣美了！好讓你尋開心！」女人把頭靠在他的胸前！嬌媚地說。

「好的！好的！我的小猫兒愛什麼！我胖子沒有不答應什麼的！」於是他們偎貼得更緊地走開了。上汽車時，伙計給他們送上一包又一包！都是那女人喜愛的東西！當然其中是有一件和都妮姑娘一樣的時裝！

隔天！那漂亮的小包車又來了！那女人還是豬樣的偎着大胖子，「托托」地敲着高跟鞋跟響進來！

「哎喲！哎喲！她怎麼這樣打扮起來了！」都妮姑娘險些喊出聲來！這也難怪她要驚訝！原來粗看上去，那女人是打扮得和她一模一樣了！啊！她怎能有這麼好的記性呢！女人真是不可思議的動物！看！她的頭髮！她的眉毛。眼睛。姿態！全都裝扮得和她一個樣子！她簡直是櫥裏的那個都妮跑下來了！但待她走近了！認真一看！却就可以看出她把自己弄醜了！爲了模

仿別人，她自己的美點都抹殺了！變得那樣不倫不類的！

以後！她常常來！有時沒有胖子作伴，她也來，總是立在都妮姑娘面前，細心地瞧着她，一正一些自己認爲模仿得不宛然的地方！祇要都妮換上一件時裝！那胖子就照樣買一件給她。還每件都給她打了條金鍊做滾邊！他應該很得意！因爲他身邊偌着一個大公司玻璃裏站着的一樣的美人兒！這不是很炫人的嗎？

是這樣一件愚蠢可笑的事，所以都妮姑娘一想起來，就要『格格』的笑着出來，認爲『坐在包車裏的人都是些蠢蛋』了。

忽然，她真的隱隱地聽到什麼聲音了，這不是機器的輪齒推着鐘擺的滴嗒的金屬聲！而是幽幽的像從地獄裏洩出來的悲泣！這聲音不聽不說，仔細一聽，就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哀慟了！但一不留神，它就又隱隱約約的，似遠方飄來的簫聲，欲斷還續的。慢慢的，慢慢的，都妮姑娘聽着，聽着，她



的眼眶盈滿着滾熱的淚水了，它們一顆顆地沿着她鮮豔的頰旁滴下來！又慢慢地，慢慢地，這悽切的悲泣聲咽住了！飄忽了！沉溺了！連一縷的音跡也不可捉摸了！

『這是我的神經在哭着我自己呢？還是人們說的鬼哭呢？』她疑惑地蹙着眉！雙眼裏的睫毛疊扇似的合攏來！一種尋根究底的衝動激盪她，她覺得非冒險出去探個清楚不可。

『我覺得剛才那哀泣就在附近，說不定就在階前！』她一邊走出囚籠般的玻璃，一邊這樣思忖。

都妮姑娘輕輕地旋開一扇厚玻璃門，她擔心把地板上的伙計吵醒了，又輕輕掩了它！她是站立在大公司底台階上了。一陣溫馨的風向她吹來，她覺得像飲了一杯冰水那樣的舒快！順着風吹來的方向，她向高空望去，啊！天空像一個烏亮的純鋼的鍋底！燦爛着一天星月！大自然是如此神奇，如此綺

麗，她深深地覺得玻璃櫥裏的囚犯生涯可悲了！她再不懷疑剛才的悲泣是發自她自己的神經，她在哭自己！哭她自己！這時，她幾乎忘記了出來的目的，好在她被長廊邊的一堆黑影吸住了。

她向着長廊走去。月光漏過了一株茂盛的法國梧桐的枝葉！將細碎的銀光瀉在長廊上，藉着這可愛的銀光，她彎下身子，俯視那一堆黑影！她清楚地看出一個灰白的老人的頭垂到了胸前，他是靠着牆根睡熟了。在他衰弱的胸懷裏，偎縮着一個披散着長髮的女孩！也沉沉地墜入了夢邊。她半個臉孔埋在祖父——應該是她的祖父吧——的懷裏！另一邊露在月光底下，悽冷的月光照着它，顯得十分的蒼白！憔悴，她睫毛下還光爛爛的掛着幾顆未乾的淚滴，剛才那絞人心腸的悲泣，不就發自她這酸苦底靈魂的琴弦嗎？她是在夢裏哭了出來的？還是她哀哀地哭倦了才朦朧的睡去呢？但這時，她是沈沈地睡着了！她不再哭泣了！夢的羽翼覆着她！你看！她眉毛舒展！嘴角微微

裂開！她是在微微的笑着呢！笑得多美！夢這老人把她帶回了故鄉了！她看到了她未死的娘！她倒在她懷裏撒嬌了！她看到她們在割稻子，唱秧歌！做肉餡餃子！偎着祖父看社戲！……

都妮姑娘點點地望着她微微笑着的睡容！她不敢驚動！怕把她的美夢刺破了，這是殘酷的那祖父的頭垂得更低了，它要靠到孩子的頭了。

她離開長廊，踏着梅花瓣似的細碎的月光，她又立在台階上，她覺得像失落了一件什麼！不！她是覺得從未有過的憂鬱或淒涼！

『一定日本人把他們的家毀了！而內戰又使他們回不了故鄉！才知此可憐的流落在街頭！』她鬱鬱地想。

『他們一定是又飢又餓！看那小姑娘憔悴失色的臉孔，就曉得飢餓的火是怎樣在燐燬他們了』。她仍鬱鬱地想。

『爲什麼那胖子有那麼多錢給一個無聊的女人買飾物，而他們却要慢慢

地餓斃在街頭！」她想得更深入，更覺得人類的冷酷與不可解了。

「但我這樣空口同情他們，又有什麼用呢？」

「我不能給他們一點幫助嗎？我這樣無能爲力嗎？」

她這樣逼問着自己。

像什麼神異的靈感驚醒了她！她覺得她面前亮起了一片光芒！「唔！我這個小傻瓜！」她敲敲自己的頭：「公司裏食品部不是堆積着山樣的好東西嗎？」她快活地跳了起來，輕輕地跑到食品部，向櫥子裏拿下了幾塊大麵包，又在架上拿了幾聽罐頭：還順手在衣櫃裏拿了幾件衣服，「牠會歡喜這個的！牠會歡喜這個的，」她自己咕嚕着。

都妮姑娘雙手抱着它們，一陣旋風似的回到了長廊上！站在他們身邊：牠想搖醒他們！尤其是那個小姑娘，但她看着他們睡得那麼甜，她躊躇了。

「不！還是讓他們好好的睡吧！」她輕輕地將衣服罩在他們的身上，將

麵包放在老祖父的懷裏，罐頭放在他的手邊。

「他們醒來會發現的，那時他們又會覺得是在夢裏了！那會給她們帶來多麼大的快樂呀！」想到別人的快樂，她自己也眉飛色舞起來，回到了玻璃裏，不覺也沉沉睡去了。

像是駕在雲霧！過了好一會，她正在看那老人和小姑娘快活地吃着麵包和罐頭，她的心感動得一直要流淚！但她突然彼一陣尖銳的叫聲吵醒了：她情願地張開眼來，一張開，它們遂睜得那麼大，那麼驚訝！

一個警察一手抱着那幾塊麵包和罐頭，一手拉着那老人和女孩子，他大聲的責斥他們：

「好大的膽子，連公司裏的東西也敢偷了！」

那老人呆呆地對着他，完全失措了，而那小姑娘則尖銳的叫着：

『我們沒有偷！我們不知道呀！』

但警察把他們拖拽去了。

『他們無罪呀！一切是我！他們無罪呀！』都妮姑娘大聲的喊出來。

『噢』的一聲，她昏厥下去，倒跌在玻璃裏。

第三輯





## 山野間

也許你是一個來自海濱的漁夫，就你頭上那稀疏的白髮，與頰下那雪也似的銀鬚，我知道你是飽經風霜的過來人。你額上那一條條深溝樣的縐紋，也就足以說明你是一程又一程地航過了人生的海灣。你什麼沒有看過，幹過。遇着後一輩人，年青小伙子不服氣，不聽話時，你會吹直了鬚鬚，輕蔑地給他一頓教訓：『哼！小伙子，俺老爸吃鹽強過你吃米；過橋也多過你走路呢！』但是，聽了這故事，你也會將信將疑，按着頭額想道：『怎的！吃了這一把年紀了，還得向這小伙子學習嗎？』

我們這世界，原是無限遼闊。雖然有人在印度騎過巨象，狩過獅子；而也會穿過熊皮，坐過愛斯基莫人的雪橇，讓那些冷鼻子的，敏捷的格陵蘭

狗，把他拖過那水凍成一片白光的海洋。但這種人並不多。平常，人們總是僂促于一隅。而我們的白紙上，就印滿了「牛角尖」與「狹的籠」這一種憂鬱感傷的詞句。是的，這世界原是海闊天荒，而天涯地角都能走走的人，原就不多。那你何必緋紅了雙頰，慚愧自己見聞的寡漏呢！或爲着掩飾自己，反而誣我所講的是荒唐呢！

你還是跟着我去走走吧！親眼所見，親耳所聞，那你就會相信一切了。現在，請你拆下了那一枝青竹竿，你要盡可能挑選一枝較粗的，我們要用它來做手杖。靠着它，我們才能制服那條地從荒草中襲出的鐵箕甲（一種毒蛇），也才能爬過那千年不見陽光的峽谷，而不爲青苔所滑跌。——萬一摔了下去，那是要七日七夜才會到底的——還有，你得在襪縫裏藏着這一把匕首，山裏有的是豺狼虎豹；剪徑的綠林好漢，一聲叱喝，胆小的人就會癱軟了身子，用得着它的機會自然很多。萬一你走了運，沒碰上一點神話式的

危險，它也可以做你底旅伴，壯壯你的胆。你又得掛上一個皮囊，儲藏着足夠半月的乾糧。當你深入那朦天蔽日，黑黝黝的大森林；那常是綿延幾百里，透露不進一點陽光的密林。那時，你就可以一邊諦聽着陰沈沈的梟鳥的夢囈，一邊咀嚼着它們；而不致作林中的餓殍，頂好，隨身還帶一個指南針，入山與出海，原是一樣，我們常常會辨不出那方是南，那方是北。

裝束停當了，那我們就走吧。

從日出到日沒，我們成天的走着。才盤過一重山，眼前又突然閃出一座山。剛越過一匹巔，而第二個嶺又接踵而至。這樣子地，一重重，我們盤越過山山嶺嶺。腳底下起了泡，而又迸裂了。但我們總得鼓着氣，頭也不回地攀登上去——一回頭，你的勇氣就會消失了——因為前進與後退原是一樣的路程，而我們又絕不能在中途停下。一直向前走吧，或許再拔過這一座刀鋒似的山脊掠下去，我們就可以從叢莽中尋出一條羊腸曲徑。它歪歪斜斜地，

將引導我們穿過一個峽谷。這峽谷常是無底的深淵，蜿蜒地長流着一股清激的澗泉，一條琮琤地琴也似的彈奏着。攀着從峽壁底罅隙間倒垂下來的葛藤，一步一天涯，好容易，我們落到一塊小小的盆地上，那上面開遍了各種顏色的野花。於是，如在沙漠中發現了一座棗園，一片綠意，一滴清泉，我們看到了一縷裊裊的青煙，從一個小小的煙杓裏繞起來，旋又消逝在飛抹着晚霞的天邊外。隨着，我們聽到了幾聲犬吠，我們將多麼喜悅呀！我們是落到一個小小的，原始的村落裏來了。像月明夜的星星，疏落落幾間茅屋，點綴在這小盆地上。茅屋的土牆都頹殘了，敗壞的茅草像髮絲披散下來，給山風搖曳着。土牆上，開放着紅紅白白的星形的花朵，這大概是叫做蔦蘿。簷前張掛着蜘蛛網，絲絡上絞纏着許多昆蟲的身屍，那只是剩下一層薄薄的皮壳了。

走得太疲憊了，讓我們隨意敲打一家的門罷，天也快黑了，天上的紅霞

已開始灰暗，今晚我們就在這小村上歇腳。

「喂！喂！主人在家嗎？」

沒有回答。

「主人在家嗎？」

還是沒有回答。

沒法子，我們只好大胆地擅自把它推開了。這是一扇牛欄似的用竹枝編織成的門，用一塊長石板做門門，緊緊地關閉着。把石板掀開，輕輕地一推，門就裂縫了。天呀！這算是屋子嗎？不！這只是一個有頂蓋的洞穴，比野獸的洞穴好不了多少。屋子裏黑沉沉的，要不是從壁上一個小小的窗眼裏透進來一綫稀微的光，我們就簡直沒法跨進去。借着這一綫微光，我們隱約地看到一座土灶，和幾塊粗糙的樹幹——山裏人家用來做凳子的——。這屋子裏很荒廢，像是好久沒有往過人了。一種潮濕的霉氣，從牆跟下發散出

來。但在一個黑暗的角隅裏，却有二點小燈籠似的光，閃亮地直射我們。這不是一對孩子驚異的目光嗎？走過去，伸手一抱，真的是一個孩子，也被我們抱在手裏了。不哭也不笑，只是懷疑地瞪着我們，把眼橫睜得很大很大。好忍心的媽媽，假如我們是一羣餓狼，這孩子的小生命，就要悲慘地給連皮帶骨吞噬下去了。可憐的孩子，你的爸爸媽媽呢？他們怎忍心把你一個人拋在屋子裏？

爸爸媽媽嗎？他們這時正在山坡上梯形的田地裏，收割着蕎麥或播種春秧，這得看季節來決定。田地裏農事若鬆點了，他們就在深山裏砍柴，採薇，獵野兔，或挖掘一種不知名的山藥根。每天，天一早，他們就把石板壓着門出去，有孩子的把孩子安置在角落裏，腰間像小犢似的給繫上一條麻繩，免得他向光爬到屋子外，給狡猾的狐狸，或貪婪的餓狼攫去。常常是有這樣的一個媽媽，早晨出門才乳過孩子，回來却只看到一堆孩子的血漬了。

在孩子小手可能及到的地方，放着幾塊糯米做的糕糰。爸爸媽媽走後，孩子就玩他自己的，餓了就抓糕糰來吃。起初，他時常呼啣大哭，但因哭也沒有人理，就索性不哭了。要等到天黑了，才有一個乳頭塞進他的嘴裏。奇怪的是他並不留戀這乳頭，他似乎被抱在懷裏太束縛，太不舒服。吮飽了乳汁，他就掙扎着從媽媽的懷裏滑下來，在地上爬着，再玩他自己的。山野裏的孩子，就是這樣長大的。十三四歲時，他就是一個粗獷的少年了，跟着爸爸上山越嶺，肩並肩地工作，操勞。他已是一個生產的成員，能給爸爸媽媽擔當下大半的工作了。

天上，撒滿了滿天星，一顆顆，像貓兒的眼睛。主人拖着全身的疲勞，蹣跚地回來了，當他們看到屋子裏有着兩個生客，他們並不『呀！』地一聲叫了出來：表示他們的驚異。在這山地裏，落脚借宿的客人是常有的事，沒稀奇。他們是夫婦倆，身體都強壯的像樹幹般的結實。

「對不起。主人，驚擾你們了。」

「莫要緊，客官是打山那邊來的？」

「就是的，今晚請撥個角落借宿一宵。明天一大早，我們就將和太陽一道上山了。」

「出門人，莫要緊，只是俺厝內沒打掃，骯骯髒髒的！」

我們被這真誠率直的招待所感動了。他們那一種敦厚與諄樸，在我們城市裏的人看來，是十分天真，而又爽氣得可愛的。

他們沒有洋火，這裏的一切，還是樸素地停在原始的狀態裏，用一把火刀刻劃火石，讓跳出來的一星火苗，落在火絨上，火就慢慢的生起來。他們用松脂柴做燭，燃好後攔在瓦盆裏，屋子裏就光亮亮，暖烘烘的了。金色的火燄快樂的烟跳着，我們的影子被拽長在牆壁上，一幢幢像一個鬼影。這時，對着脂火，對着主人，時光似是倒流了幾世紀，我們又一度生活在原始



的生活中了。

吃過夜飯，主婦抱着孩子。哼着催眠歌，嗚嗚地縮到舖上去了。主人吸起了煙管，青煙遊絲地縈繞在屋子裏，把空氣弄得更溫暖了。這時，只要我們肯開口，是可以聽到許多故事的。不要錯過機會了，趁着脂火燃燒得正炎，讓我們盡性地享受這一個原始式的夜晚吧。

「主人，今年的年成可好！山地裏可安靜？」

「收成是還好，天公沒薄待了我們，春裏收了幾担蕎麥，七月的稻子看樣子也不會壞。但山地裏却不平靜！我們連豬也不敢飼了！」

「這怎樣講？」

「是這樣的。近來俺山地裏出現了一股匪，說是剿沒完的張雄南的爪牙：和日丙（本）鬼有了勾結，專來攪擾山地裏人家。他們貪婪得像虎狼，見着豬就開槍打。比如大前晚吧！張家二嫂子，她飼肥了一頭大公豬，足足有

三百斤左右。她的打算是把豬飼大了，敬過大普公，然後賣來做棺材本的。誰知大前天，三更半夜裏，她聽到「碰」的一聲，一個人從牆上跳進了她家的天井。接着，門給打開了。一羣人執着火把，拿着刀，拿着槍，臉上塗黑塗紅，一個個裝得像青臉惡鬼。把張二嫂子的公豬從欄裏趕出來，用大刀給宰了，她叫得同被宰着的豬一樣高，一樣慘。可憐呀！那羣匪蒐子用大刀押着她，她一把淚，一把涕的給他們生火，燒水，刮豬毛。用她的油，用她的鹽，在她的鍋裏燒烤她的豬肉。你想想！她的心是怎樣的悲痛呀！那羣強盜大吃大喝，鬧了一夜。到第一遍的雞聲啼了，他們才丟下豬毛，豬屎，豬骨頭，丟下哭得死去活來的張二嫂子。唱起：「鼓返三更，阮要邀君去睷……」的南調，拖着槍柄，醉昏昏的巔回去。」

「呀！」我們是聽得跳起來了。

「隔日，紅猴到林子裏去拾枯枝，發現了張二嫂子用一條褲帶吊僵在一

株松樹上，舌頭伸得長長的，幾乎舐着胸脯，七竅裏滲出一滴滴鮮血……  
唉！」

主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把煙管裏的煙屎，拓拓地敲在地上，然而又裝了一泡煙，絲絲地吸了起來，似乎要把所有的鬱悶都和着煙裊裊的吐出來。脂火紅紅的照光了他的臉，那滿是絡鬚的臉。屋外，山風吹打着松林，像海潮拍着提岸，發出一陣陣吼嘯的濤聲，鳥在叫着。

「這樣子！山地裏真也不平靜了！」

主人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煙。

「啊！客官，還不止這樣呢！現在，俺山地裏的人家，誰也不敢儲蓄一個錢了。有一個，俺就開銷他一個，免得吃苦頭，鋸斷腿子，變做一具活屍！」

「什麼！有錢要鋸斷腿子？」我們覺得這太不可思議。

「客官！這講起來更慘了！使人不敢相信。這像是注定俺山地裏的人要窮死餓死才可以。你稍爲積幾個錢，那班匪崽子就找上門來。不瞞你說，俺山裏人家積下幾個錢，是要拚死拚活，流盡血汗才掙得來。俺們把它看做心肝寶貝，就是只有幾個錢，也要十裏八裏，一層層的用蘇布細紮起來，像是怕給老鼠咬去的。俺們有錢，又不敢放在一起。東放一點。西放一點。塞在牆縫裏，或在牀底下挖個窟窿放進去。那般匪崽子的鼻孔比狗還要靈，一嗅就嗅着了，選了一個好夜晚，他們上門來收租了。」

主人立了起來，他在瓦盆裏添了幾枝松脂柴，火把松脂溶化得嘩嘩喇喇的響起來。火燄熊熊的閃跳着，伴奏的是屋外呼嘯的松濤。

「那些強盜又狡猾，又兇狠。當他們打翻了抽屜，撕裂了布袋，還搜索不出一個錢時，就大大的惱怒了。好狠心呀！他們舉起了鋸子；不用刀，不用槍，而偏用這種鋸木柴的鋸子。把縮成一團，抖顫在一旁的被劫者拖過

來，按着他的大腿就拉起鋸子。鋸齒深深地沒進肉裏，隨着一聲慘叫，血肉就像木屑似的，紛紛的落下來。」

「恁母姨！錢藏在那裏？拿不出來，姨仔！要錢不要命！真恁爹鋸斷你這隻狗腿！」

你想，到這地步，他怎能不招認呢！

「呀！哎哎……不要鋸……在牀底……掀起……磚頭……孝敬給……爺爺……們……吃好茶……哎！」

他癱軟在鮮紅的血泊裏，連呻吟都微弱了。

牀底下的一塊磚頭被掀開了，強盜們搜出來一個包裹，解開了幾十個大花邊叮叮噹噹的響亮了起來。但他們的鋸子又舉起來了：

「還有呢！再說出來！」

「無……了！滾吧……幾年……才積下……這一點……無了……哎

哎……哎……。」

「姦姦媽！無了！好！恁爹再鋸就會有了。」他們又拉起鋸子，照原來的齒位鋸下去，骨頭蟋蟋地響了起來，血和肉又像木屑似的紛紛落下來。

「有……有……在牆跟……的洞……哀哎……。」

「唉！就這樣子！鋸着，招着，招了又鋸，鋸了又招，直到藏着的錢搜索完了，而腿子也被鋸斷了，天也大亮了……而我們山地裏人家也活不下去了。」

主人憂鬱地把頭垂了下去，瓦盆裏的火燄也漸漸地微弱了。睡神趁着這時躡了進來，用一隻輕柔的手指，輕輕地合上了我的眼皮，我們底頭也都掛下了。

## 金色的翅膀

瓦上的霜化了。

全自然是因了太陽，被燦爛的金黃的熾浪所充滿。每一片葉，都不動彈地掛着，而且一切沈默在嚴肅的陽光的崇奉中。

這是怎樣的光，怎樣的華美，怎樣的賜予與愛撫啊！

就在這熾熱的波濤的泛濫下，我讀着「小約翰」。一個美麗的精靈的世界映現在我的眼前，那是如此迷人的牧歌與可愛的幻惑啊！荅蘭、岡薔薇、蓮馨花、月下香，用它們底迷醉的微香，講說着大自然的祕奧。小白兔、蝴蝶、金龜子、螢火虫、都是些有思想的小東西，它們領有着一個優美的精神世界，那是純真得如星星，語言，與月亮的幽光的。

當我正沈醉在這感人的童話詩中時，小得櫓像一隻翩翩的粉蝶似的飛到我底身邊來，我抱起了她，把書合攏來。

她底頰房漲得通紅，似兩朵含苞的玫瑰花。水亮的眼珠子溜轉着我才合上的書本子的封面，那畫着的是一個沙岡，茂密的栗枳盛開着，帶着千數的或紅或白的花朵、暗藍明綠的縱樹，高大而堂皇的菩提枳，它們的枝枒蓋成了一個厚密的穹宇。一隻紅縹鳥安坐在枝頭上，伸長着頸子，在那里快樂的啼唱，我們的耳畔似乎充溢着它底鈴子般的銀樣的歌聲。另一端，一個長着一雙金色底透明的翅膀的孩子，騎在一株蒼顏的蘆葦上，他是被嫩草的香味與紅素的歌聲惑住了。岡上暗綠的苔蘚上，幾匹螞蟻在忙碌着。

「玩把戲叔叔，」她是這樣叫着，「這是什麼鳥？」小指頭指着那鳥的頸子問。

「很會唱歌的紅縹鳥。」



「這孩子呢？他叫什麼？」小指頭移向上了一點。

「小約翰，一個可愛的寶寶。」

「唔！他爲什麼長着翅子？」

「因爲他愛蝴蝶，愛蜜蜂，愛紡織娘，愛一切會跳的東西，你看，他不是和紅縵鳥在一塊玩嗎？蘆葦不是很願意的讓他騎着嗎？」

「但人是不長翅子的啊！玩把戲叔叔！」

「長的！本來人是像天使那樣，每個人都長着金色底翅膀的，那時，人們可以姿意地在蔚藍的天空裏飛翔，像魚兒的在浩瀚的海中，啣啊！那時才快活呢！你可以乘長風，駕白雲，和燕子一同玩耍呢？」

「那真的才快活死了！」孩子的眼睛發亮了，「玩把戲叔叔，他們可以在那珊瑚色的雲洞裏翻筋斗，和星星月亮一起玩嗎！唔！還有那白雲，那張着的白帆樣的，要是能航着它，那才多好玩啊！」

『那些燦爛得像是在燃燒着的雲洞，和那一眨眼睛的發亮的寶寶嗎？可以的，祇要他愛誰，他就可以和誰做好朋友；在一道唱歌兒、捉迷藏、做各種遊戲呢！星星、月亮、就是爲了那些愛它們的好朋友，才燦耀得那麼雪亮的！』

『那多好啊！可是，我們現在怎麼都不長翅子了啊！那透明的金色的翅子！』她深思地，眼睛鬱鬱的瞪着我問。

『因爲人慢慢變壞了，他們不曉得他們所長的，是怎樣一雙珍貴的翅膀，他們不曉得和大自然做朋友，是怎樣幸福的一件事，他們覺得儘在空中飛，是夠麻煩的，他們厭倦了星星的語言，雲彩的歌詠，他們覺得凡是他們所需要的，都拿到身邊來，是最便利快活的事。於是，他們伸長着手，見什麼就抓什麼！唉！那真是造孽呢！自此，黃鶯給關在籠子裏，啄着無味的穀粒，唱起歌來是那麼幽悽悽的，叫哥哥給囚在火柴匣裏，連叫也不願意

叫了，蝴蝶底綢子般的美麗的翅膀，給片片撕破了，蟋蟀底肥胖的大腿，也給扯斷了，百靈鳥咬斷自己的舌頭，撞死在籠子裏。蒼鷹疾矢似的向高空飛馳，怕被人們擒了去，星星月亮，也都高高地躲在雲洞裏，向着人間，閃着驚異狐疑的光輝。」

「唔！人們爲什麼變得這樣不好呢！玩把戲叔叔，就因爲這，他們就不長翅子了嗎？」孩子的神色，還是悵悵的。

「是的，從此，人是需要什麼，就把什麼拿到身邊來，他們的翅膀沒有用了，於是，就慢慢的褪色，慢慢的萎縮，最後是消沒了，成了我們現在這個怪樣子。」

小得槽若有所失的沈默着，突然，她用力地抓了我的手，睜大着眼睛，懇切地問道：

「玩把戲叔叔，我不關住黃鸞，不捕捉蝴蝶，我要好好地待它們，和它

們做好朋友，大家好好的玩，我會再長翅膀嗎？」

「會的！孩子，那時，星星將爲你發亮，雲雀將爲你唱歌，花將爲你開放，你將和天使一同，張着透明的金色的翅子，在繪彩的雲洞滑翔。」

她快活了，兩隻眼睛閃着聖潔的希望的光，真亮得像星星，一朵光輝的笑花在紅豔的頰上綻開了。

我自己彷彿也重長了翅子一樣的快活。

## 神與郎中

這幾天，我被兩件事情呆住了，雖然人家告訴我，而我自己也曉得，國東是怎樣的落後，但是我沒有想到，它是被時代拋得這麼遠，竟還陷在如此原始的泥坑裏，對於這盲昧與無知，我是除了深深的憐憫之外，說不出一句話來的。

你想，我是看到了怎樣令人驚異的事情了吧！是的，在我們將和美國人，英國人，蘇聯的人民並肩昂首走着的今日，我認爲這現象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首先，我要給你報道的，是有一天，我覺得頭髮長得有點像囚犯了，不法理一理，實在是太沒有禮貌，它們是大胆而旺盛地繁殖到鬢邊來了。而且

鬚鬚也長得似刷子，就是別人不見怪，自己也會覺得不舒服的。所以我就偷空跑到街上去，那是一條又小又髒，整天擠擁着人，攤子，菜擔的小街。非萬不得已，我是很少光臨它的，好容易我像一枝浮萍被人流湧到了坐落在街尾的那間唯一的理髮店。——不，說剃頭店要來得妥切些，因它祇有一把剪刀，一把剃刀，一把刷子那樣簡單的裝備——又好幸運地那剃頭司務剛好把一個剃好的光頭從烏黑的臉盆裏扶起來，用條毛巾擦乾它，而讓它光燦燦地亮在額頸上走掉了。他隨即翻過身來和我打招呼，把我安頓在一張圓凳上。我正抱着受刑的心情預備挨半個鐘頭的苦刑，忽然我被走進來一老一少吸引住了。而理髮司務也放下了我，一邊走去迎他們，一邊向我告罪道：

「先生，對不起，請你等一等。」

同時，他還解釋似地指着站在旁邊的一個癩痢頭的小伙子，問我道：

「你先生當然不願意他剃的。」

我感到莫明其妙，「怎麼？見了鬼！」我這樣問着自己，但我知道這內中一定有什麼奧妙的，所以我也就好奇地以全力來審視他們了。

那一老一少，慢慢地一步步顛蹶了進來。那老頭子簡直是把整個身體的重量，全壓在孩子瘦削的肩胛上，幸而他還拄着根拐杖，不然，我想那孩子是吃不住的，而事實上，他已蒼白着臉孔，氣喘喘的了。一塊不知是從破被單上撕下來的，或破衣服改成的布片給包在老頭的頭上，而那個頭是無力地垂掛下來的，所以我看不清楚他的眉目，祇隱約看到一堆荒亂的鬍子和一張灰慘慘的臉皮。噢！原來這老頭子是病得很重很重的，但一個病人冒着秋八月的寒風，跑到理髮店來幹什麼呢？呀！他是想清理他那堆荒亂的鬍鬚嗎？這奇怪的老人！

在我這樣懷疑着的時候，那個癩痢頭的小伙子無聲無息的橫了張板凳過來，讓老頭子坐了下去。而這時，我才注意到這鋪子的全部結構，這是一月

淺淺的丈來寬的店面，右邊排着兩張圓凳，壁上掛着面昏黃垢污的鏡子，那是一個悲哀的衰老的鏡子，除了一團雲霧之外，你別想從它照出一些什麼：牆角，一隻架子安放著，它殘廢的祇剩下三隻腳，這應該是置放所謂理髮傢司的地方了，兩條油膩的臉巾在它上面的一條鉛絲上，無精打彩地垂掛著，這就是我們底剃頭司務底排設了。左邊，由一隻長櫃台隔開來，成了另外的一個小天地，靠壁是一排架子，這架子也七零八落了，有幾塊散開來的板子還掛在那裏它隨時隨刻都會落下來，打在一個經過的倒糶者的頭上的。一隻長腳蜘蛛正專心致意地在這架上的一角修補它那扯破了的網羅，其他的幾個殘破的沒有主人的蛛網，則隨處掛著，網絡上黏貼著一些灰煙草屑之類什物，這告訴你這些架子是擱上了幾十年，塵封了，沒有人去動過它們的。

誰會想得到這麼荒涼破損的架子上面，却被一些認為可以救活人命的一些植物的，動物的所謂藥石這東西所洋溢了，我沒法來一件件叫出他們的名



字，它們給我底印象祇是多極了；多極了的各色各樣的草根，枳皮，葉子，風乾的野生果子，乾癟了的穗實，黃土，白罌，蛇皮，龜甲，蟬蛻，死蜚蜋，殭蜈蚣……等等奇里古怪的物件，這使人不能不驚奇於這收藏家的能耐了，他應該是看到什麼，就拾了什麼亂七八糟地收集起來的，因為它們是被那麼粗心大意地攔在那裏，一眼看去，你絕對不會去想它們是給某一器官損壞了的病人吃喝的東西，而祇是覺得那是一堆敗絮般的懶得打掃出去的垃圾而已。

老頭子一坐下來，就像是氣盡力竭了的樣子，十分困難的抽着氣，包紮着的頭垂到了胸前，孩子着急地給他捶着背，突然，一陣劇烈的咳嗽襲擊了他，待他從苦痛的掙扎中解放出來時，我們底理髮司務，不！這時我們應叫他草頭郎中了，已經把他的腕給放在櫃台上，眯着眼睛，傾側着頭，神氣十足地在給他按脈了。

暫時靜寂統治了一切，多細心的診視啊！

數好了脈，他看他的舌頭，摸他的額角，翻他的眼皮，還敲敲他的肚皮——這不是地道的西醫診法嗎？——然後，他開口了：

「難過吧？」像探問也像安慰。

「頭痛，發熱，氣悶……」

「是的，是的，會發熱的，會氣悶的！」

「悶！頭腦裏像燒着一把火！」

「吃貼藥吧，吃了就好了！」

讓病人安靜地，苦痛地癱在板凳上，我們底草頭郎中就開始忙起來了。

他在架子上，牆壁上，柱子上搬動了好一會兒，把應配的藥一大掇一大掇的拿下來，擱在一張舊報紙上面，沒有用秤秤過，祇隨意地憑他的靈感來決定藥量的多寡，那報紙上已堆成一座小小的金字塔了。但他還覺得不夠，還從

架子上拿來了一段木頭，那是塗抹着杏黃色的泥土的，用斧頭一片片地削下了一堆木花，加進了那小小的金字塔上。隨後，他又拿來了幾片蛇鱗，一節僵死的蜈蚣，十分珍重而小心小意地在一個石臼上研起來，直到它們成了粉末，才倒出來，另外包了一小包，也加在小金字塔上面，至此，這偉大的配藥工作才算完成。

看到老頭子艱難地從衣袋裏掏出一疊包在手帕裏的鈔票，看到了他帶着希望的企求的目光接過了那包藥。從凳子上掙扎了起來。看到了那孩子漠然地吃力地用兩隻瘦削的肩胛扶着他，一步步緩緩地走出了這既是剃頭店又是草藥店時，我想起了人家的般尼西林，想起了人家特效的針藥，我底眼裏充滿一泡淚水了。

另一天，這是敵寇竄奔永嘉時，我們因為避鋒，疏散在一個叫青陽的村

落裏，在一個神廟的戲台上住下來，閩東的人家都住得極壞，但廟裏的戲台却建的寬敞而堂皇，神比人是享受多了！這是一座陰森森的廟宇，大殿上正中坐着一尊黑臉孔的兇糾糾的神靈，他那一副兇煞像，孩子們看了在夜裏要做起惡夢來的。他的兩旁侍着一些爪牙，一個手裏拿着一本簿子，那應該是陰府裏的生死簿了，另一個則拿着條鉄鍊，使人敏感地想起了那鏘鏘的拖拽着足踝響出來的金屬聲，而起了陣冷顫。爐中燒着一炷香，香煙裊裊地瀰漫着，把個殿堂薰染得十分神祕。這正殿裏透不進一線陽光，陰森森的，像有無數精靈在幽黑中浮游着。

似乎我們正睡着午覺，朦朧間，被一陣緊，一陣慢的咚咚咚間鼓聲吵醒了。待我稍爲定一定神，我就感到廟裏是發生了什麼振盪。大殿裏燈台上燃着一對紅燈，閃動的光燄黃澄澄的，有如垂死者的悲慘的目光。在燈光中，一個披散了頭髮，垂掛着黃紙錢的女人，她像一個幽靈似的，臉被絕望

的痛苦扭歪了。緊皺着的長眉毛下面，憤火的，兩隻紅眼珠子燃燒着，這是一個酒徒，或狂人的眼珠啊！她錯亂地，一邊哀呼着，一邊擂着鼓：

『閻王爺呀！咚咚咚！求求你呀！』

『咚咚咚咚咚！請發發善心，放回我的小三子吧！咚咚咚！』

『咚咚咚！可憐我孤老婆子，守了多少年的寡呀！』

猛地，她跳了起來，雙手抓着披下來的頭髮，把黃紙錢扯在手裏，兩腿着地一跪，就這樣跪行着拖拽到神靈的面前：

『給你呢！錢啊！響叮噹的銀錢啊，要多少就給你多少！』

『通通給你吧！你壞良心的呀！……藥方是你派的，人也是你抓的……要錢……就給你錢，要酒肉，給你酒肉……』

她瘋狂地責斥着，把黃紙錢揉成一團，向那凝視着她的猙獰的暗臉孔摔了去。但立即，像被在頭上打了一記，她驚叫一聲，綿軟地癱了下來，就小

聲小氣地喃喃祈求着。

『不！不！我錯了！錯了！饒饒我的狂態吧！請放回他吧！可憐呀！可憐呀……』她把頭不住地向青板石面磕。

一會兒，不知是什麼新生的力量支持着她，她很快地爬了起來，拾了鼓槌，又開始緊一陣慢一陣的擂了起來。

『咚咚咚咚……』

『可憐的小三子啊！咚咚咚……放回他呀……』

這鼓聲一聲聲，把我的靈魂都打落了，我感到一陣戰顫，一陣悲憤，我呆呆地站在台上，不知站立了多少時候。

『哈哈！去你的吧！哈哈，』噠的一聲，這女人把鼓給翻在地上了。

『哈！哈哈！去你的吧！鬼東西。』她恨恨地踢着那個鼓，縱聲地朗笑了起來，像是在向一個仇人報復，像是得到了勝利似的，一陣旋風，她飛

也似的跑向廟外去了。

我緊跟着她出來。

廟外一大羣孩子把她包圍住了，他們聽見了鼓聲，早就在窗縫裏窺伺着她了。他們用小石子向她擲過來：

『瘋婆子：這是你的小三子，給你吧！』

許多小石子打在她的身上，但她不理會它，她輕捷地披着散亂的頭髮飛轉着——那裏來的這一股活力！

『哈哈！去你的吧！』向着孩子們喊！

『哈哈哈哈哈！』

藍色的碧空下，響澈着她底悽厲的狂暴的笑聲。

孩子們的石子却愈投愈密了。

我默默地走了回來，我突然想起了那到理髮店去看病的老頭子，無疑

的，那郎中是治不了他的病的！正像是神救不了這女人的獨養子。想到這，我的頭也垂掛下來了。



## 憂鬱的僑邨

是的，我的家鄉近海，它底孩子們看慣了起伏的波濤，他們學會了風浪中覓風的風鷗，他們知道海水的顏色；這不僅指那湛藍或碧綠，這還包含着它平靜時的一碧千里，波瀾不驚與狂怒時的驚濤駭浪，排山倒海滔滔而來的狂態。他們就在海的哺育下，學會了怎樣去冒險。慢慢地，沒有一家的父親，丈夫，兒子，不搭個包裹，讓那一丈長的舢板給載走。人們說，祇要是海水流得到的地方，我們家鄉的兒郎們也就沒有走不到的。他們的足跡真的是踏遍了整個的南洋，甚至新大陸的美洲。這樣子，我的家鄉就成了個僑村，而僑村是令人欣羨的。那按時按刻；不是月初就是月尾匯來的洋錢，那發財榮歸者建造的紅磚大樓；青石雕花的門楣，洋花磚的鋪地，是十分眩人

眼目的。那番客嬌奢華的生活，髻上，腕下，頸間底金通通的飾物，也是叫人羨慕不置的。

外省的朋友知道我到過馬尼刺，知道我的父親在菲律賓，奴奴在仰光，於是他們炯着發亮的眼睛看我。像在我的身上看到了黃金，看到了美鈔，看到了椰林，看到了橡園，看到了黑膚白齒，熱情善舞的南國女郎。他們和我講起過陳嘉庚，講起胡文虎。讀過傑克倫敦發小說的朋友，和我談起了鍾阿文，那一個發了一筆連自己也算不清楚是多少的洋財的主人翁，他正是一個道地的華僑。人們的想像總是較事實美麗的，而真的也有一些幸運的成功者在向着世人誇耀。

但要是我告訴他們，我的父親雖然去到了菲律賓而他沒有掘到金，他似乎一直在和生活掙扎着，那他們作何感想呢？他們不知道我的父親本是要把祖父的遺骸運回故土安葬，才到了那海島底首府的，他們不知道我的父親就

這樣去了十年二十年，不但祖父的骨骸他沒有如願的運回來，就連他自己的軀體，怕也要便宜了那熱帶的椰林裏的土壤了。而我的母親也就這樣活生生地守了十年二十年的活寡，她用嘆息，無端的生氣，上賭台，壓花會，求神問卜來打發長日子。我也十年二十年沒有見過父親的臉，因而不了解人間有所謂父子間的情愛。後來父親的信漸漸的少了，錢也得在逢年過節時寄來。爲了探聽父親的消息，母親好幾次帶着我上幾十里路外一個和父親同一店裏的朋友家去。我們母子倆走得腿酸腳乏，爲怕給別人看不起，母親和我都打扮得像去做客，但朋友的家屬們却用憐憫的目光迎接我們。她們盡力的給我們安慰，說是父親的少寄家書，祇是外頭生意做得不順利。以後，父親的信就長年長月的斷了，我私下裏打聽結果，才知道已有另一個混合種的菲女佔了母親的位置，而父親的生意也真的失敗了。這消息我始終不敢讓母親曉得，自此，我小小的心靈裏，也覺得我們是可悲憫的了。於是，我

們的生活就得靠母親的兩隻手來維持，她給漁人織網，給少女做嫁衣。我還記得那冬深夜靜，豆粒青燈下她傴僂着織網的身影，那時我還小，常於更深裏偎着母親的膝前溫書，時時用畏怯的眼光偷偷地看她那哀愁的臉，有時我們母子倆的目光相遇到了，我輕輕地放下書本，她也輕輕地放下手裏線，她抱起了我，我緊緊地貼着她，母親的淚和我的淚交流着，濡溼了我們的頰房，我們的衣襟。他們不知道我的姊姊捨不得離開故鄉，離開母親與唯一的弟弟，她倚着船欄哭紅了眼睛，緊緊地抓着母親的手不肯放。臨走了，她偷偷的塞給我二個大銀圓，叮囑我要好好的聽母親的話。她單身隻影，帶着小外甥女，要在船裏忍受十幾天的顛簸，才能夠到丈夫身邊。她以後的來信總是那麼哀怨，那麼悲惻，她不喜歡她所居住的土地，她憎恨它，快十年了，她還不能遂她還回唐山省親的願望，而母親的墓草，已又一度在秋風中衰黃了。她就是回來了，也祇能用香燭錫箔，到母親的靈前哀慟奠祭，我們再不

能假貼母親的胸懷了。

他們不知道出洋的多半是浪子，是窮漢，在家鄉沒有一寸可耕的地，一條生活的路。於是迫不得已，從山鄉里沒法生活的人，入山爲寇，這些靠海的孩子們！就出了洋。提了一個寒儉的破包裹，那裏面是老母親，小妻子臨時張羅來的一些零用錢，一二套更換的布衣褲，或一件他心愛的寶物。向已經發了財的富僑們討了張船票，懷着顆果敢憧憬的雄心，向茫茫的大海，不可知的命運走去。她們不知道我們絕大多數的僑胞就都是這樣子的踏上了完全生疏的海島，隻手空拳去打天下的。走了一個碼頭，蕩過了一個商埠，又一個商埠，把腳後跟的皮都跑薄了，臉孔晒得焦黑，而工作却一直沒有找到，夜裏回到會館裏來，幾個同命運的人互訴着遭遇，把疲乏得要死的身子躺在地板上，用臂彎枕，在黑暗中瞪着兩隻燃燒的眼睛，癡癡的望着掛滿蛛網的房樑，一聲沉重的嘆息鉛似的墜在煩擾的夢鄉，就是工作找到了，那又

是怎樣的低微，一個碼頭上的腳夫，一個廚房的打雜；拾火捻葱尾，一個賭場裏的小廝，伺候賭客吃香烟，劃洋火！一個橡園裏的長工，讓烈日吸乾了他的膏汗，最好的工作，他不過是個店鋪的伙計，那工作的時間，常常要十幾小時。

但有了工作就是好運道了，管他低微不低微，出門並不是來做大爺的。他們，一滴一滴的流汗，一文文的積錢，長年累月的掙扎，刻苦耐勞，以不可思議的堅忍，慢慢的，自己擺了個小攤子，開了個小菜舖，租了個把畝田，種上十百顆橡枳。就是這樣，在時間的急流中神不知鬼不覺地，建立了今日眩耀於世人眼光中的僑胞的基業！這中間的辛酸血淚，你若要知道，那找個年老的僑胞談談吧！他會熱心的告訴你，那是非三五日講不完的。但成功的畢竟是多麼少數啊！我們能有幾個糖大王，橡皮大王，幾個華僑巨子呢！……

八年抗戰的抽丁出捐，南洋戰事發生後的華僑斷絕，使無數的僑村變成

了人間的活地獄，那酸楚是非人所能忍受的。生活唯一依靠的路斷了，這就像給人扼住了喉嚨。目前的僑匯算是通了，如苦旱中的甘霖它救活了餓渴中的僑眷。但錢祇能救了暫時的物質的飢荒，它醫活不了精神的損傷，心靈的創痛。錢並不能滿足一切。錢，它能替代骨肉的團聚嗎？能給一個期待的妻子予丈夫的溫暖的愛情嗎？能在慈母的胸懷裏，變成他日夜思念的活潑潑的愛兒嗎？錢，它成了一種諷刺，一種傷心的印記。它是妻子離了丈夫，母親離了兒子得來的，可哀的賣夫典子錢呵！它貼了多少灰白的嘆息！多少腥紅的嘔血！它奪去了別人夫妻的恩愛，親子間的溫情，青春的歡笑，家庭的和樂。

這就是我的家鄉，我那憂鬱的家鄉。

## 渴 念

一夜裏儘做大海的夢，原來後山的松濤，傾入夢裏，遂擬爲海波的顫動，而醒來，一室月光，更宛如潮落的沙灘，一夜遂被大海洗白了。

晨起，金色的朝暉點亮了沈甸甸地垂墜在稻葉尖上的露珠，窗外那一片遼闊的田洋，一眼望去，閃閃綠波酷似粼粼的水縐，夜裏的夢不禁又浮上心來。

海！海！竟這麼夜思日想，神魂顛倒地縈繞我底靈魂。

真是一種深沈而乾渴的思念啊！

我底眼前，這切斷了視野，壓縮了胸懷，令人感到窒息的羣峯都退後了，消逝了，浩瀚地，波濤澎湃地，展現出一片湛藍無垠的大海來！



望不着涯際，沒有高聳起伏的屏障來隔絕你的遠眺，儘你把捲縮的心旌高舉，和着沙鷗一起向雲天，向寥落蒼茫的海空飛揚，能鼓翅的就儘情地高翔吧！

嗨嗨！熱烈地歡迎你啊！闊別了多年的大海。吹吧！你從遙遠的地平綫下吹來的帶着鹽味的風，吹吧，把銀色的飛沫濺到我底髮絲上來吧！多久了，我沒有受到它底撫慰，噢！伸過來吧！大海，把你雪白的臂膀環繞着我底頸項，就這樣，讓我們心貼着心，緊緊地擁抱。請呀！你吼嘯着的風，歌頌暴風雨的海燕，歡呼着的浪濤，請爲我們底甘蜜的重逢的時辰，奏一曲活潑壯烈的樂章，連你這靜靜的瀰漫着的霧翳，不！讓整個宇宙都和我們一起高歌吧！

今日，海上再沒有橫行的盜賊了，玩火者已爲火灼傷。那曾經侮辱過你，迫得你晝夜啜泣的罪惡的黑手是被摧折了。今日，我們要自由地展開胸

脯，提高喉嚨來縱聲朗笑。八年來的夢魘雖是苦長的，但血與淚換來的今朝，却是更其輝煌與燦爛！

撒下網吧！把那些擱在屋角裏的破漏的網罟修理好，漁夫們重新揚起了風帆，一投進了久違的海底胸懷，就感動得眼淚洋溢了。海上又是燦燦着鱗鱗的漁火，海的眼睛又明亮了！那輝煌的燈塔，將再為遠方底夜航者指示迷津。揩去了往昔的苦難的淚滴，把恥辱仇恨烙記在心頭，海是我們的田地，魚是我們的稻米，團團地撒下網吧，該羅捕的就別讓它漏脫，呀！一聲親切的撥刺的魚躍，心裏就不禁跳動。老漁人底喜悅啊！焦瘦的枯臉上重又浮出朵朵笑花。

啊！大海，你是這麼快活地翻滾着，嘩笑着，浪濤一排排喧鬧得像些嬉戲的頑兒，你鼓噪些什麼呢？在講說着那葬身魚肚的切了腹的瀆武者悲慘的故事嗎？不！我知道你是按捺不住內心的歡愉，就這麼率直地流露了出來，

當你看到了那一艘富於歷史意味的光榮的米蘇里巨艦，駛進了凋落的櫻花國，看到了那位迎風佇立，飄着金色辮邊便帽底盟軍統帥！和他那矜持的，雄姿英發的神態，你自然是禁不住要張開口哈哈大笑！但當你看到了那拖着  
一條跛腿，低垂着頭底蒼白的軍國主義者的降使時，你就會覺得歷史並不捉弄人，獨夫底手是挽不回時代的怒潮的。就爲着目睹這一切，這千古未有的悲喜劇，你翻滾着想向我表達你底感慨吧！

我很體貼你這一份高貴的心情，啊！我底思念是奔馳得多遠呀！何日能脫去此間一切糾纏，飛越過這重疊的山山嶺嶺，回到你底懷抱裏！回到你底寬闊的懷抱裏來！

真是一種深沉而乾渴的思念啊！



第四輯



## 悼念陸蠡師

抵滬的第一天，我就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去。

我想：『要是能意外地看到陸先生，那是多好啊！』他和文生社底三大卡車書同時給敵人載走的消息，我在閩南時就知道了。雖然在那僻遠的黑土上許多人惦念着他，但除了着急與關懷外，又能有什麼作爲呢！『或許他已隨着勝利獲得自由了，正坐在房裏看書呢！』我希望這時他能聽到我的聲音而迎了出來，緊握着我底手，我們是好些年不見面了的。但事實是冷酷的，文生社裏沒有他，不！他的血已爲祖國的自由而流盡了；我們就連他的屍體埋葬在什麼地方，也不能知道！甚至爲了避免引起未亡人的哀情，朋友們也沒敢把我介紹給才結婚幾月就失了她最親愛的人的陸夫人。

我默默地坐在沙發上，一杯熱茶在我的臉前，管自飄爩着青色的淡煙，我沒有想去喝它，朋友沒有一句話，我也沒有一句話，我們底心都覺得沈重，我們心裏着失去了的敬愛的朋友，失去了的敬愛的師長。

一向就覺得是熱切的，真的是活在記憶裏啊；我不是記得很清楚嗎？因為黧黑的臉孔，黑玻璃鏡底下，轉動着一隻沈毅發亮的眼睛，而另一隻却是死了的——那是他做學生時實驗化學不小心，給弄壞了的——這就使得他的臉孔有些滯呆。他是一個高尚的人，默默的工作，默默的讀書，默默的譯著，不大說話，說起來就訥訥地，連笑都帶些羞澀，但却是那麼和藹，真誠，樸實，他可是深邃的，多思的，使他有時像一個孩子，有時又如一個哲人。

日子過得算真快，離開現在整整十三年了，就是陸師開始寫作的一九三三年，在閩南的一個沒落了的古城裏，他和麗尼，靜川，諸候諸先生都在那裏的一所私立中學裏教書。那時，我是二年級的學生，他教的是理化，而不



是國文。除了上課外，他很少參加別的活動，而我們那個學校，是以學生活動有名的。

在海星的後記裏，他這樣寫道：『開始寫這些短篇，是在一九三三年秋天，因為了某種喜悅，每次寫兩三百字，給比我年輕的朋友們看的。』其實，說得認真些，是他被那些年輕人擁躍着，催迫着，要他給他們編的壁報寫東西，而他就默默的答應下來，默默的寫出來了。他第一篇交給我們底壁報發表的，就是『海星』，也即是陸師的處女作，爲着珍重它，就把它採爲第一個集子的名字了。接下去的是『黑夜』，『鐘』，『橋』……』等等，差不多他收到海星裏的第一二輯，都在我們的壁報上發表過。

我愛陸師的散文。就如喜愛他的人，他的作品，完全和他的人一樣，深邃，諄樸，有孩子純真的心，哲人光輝的懿智。他的散文清新雋穎，精緻得像一塊寶玉，一首詩。更使我喜悅的，是他底散文裏的情感與氛圍，曾經是

我所浸淫與熟習的，因而就覺得分外的親切可喜。我曾和他同在立達村的一間小屋裏，看護過一個平日爲我們所疼愛的小弟弟的病，我們都想給那個姐姐與叔父，分擔過度的疲乏與憂愁：這小弟弟是不幸被傷寒攫去了！在他收殮之後，我們感動地聽着那姐姐訴說着她看着墜在細絲上的蜘蛛！而偷偷地在心裏卜占！結果是那微細的絲斷了，而她的弟弟也嚇了最後一口氣。這故事陸師後來就寫成了『讖』，收在第二個散文集竹刀裏（另一版改名爲溪山集）。

深夜裏讀他底『橋』，『鐘』，『夏夜』諸篇，在我是一種享受，一種回憶的歡宴。讀着，讀着，我的耳畔似乎又聽到那『噹噹噹噹』的鐘聲了。這和諧的鐘聲當年是我們作息的信號，或許這金屬的諧鳴，還是我自己的一隻小手牽着錘繩給一下下敲了出來的。這小小的鐘是深藏在一棵百年古榕的蔭裏的，我們學校的白石寬大的院子裏，就被四株蒼鬱龍鍾的古榕伸展開來

的枝葉所掩覆了，在翠綠的華蓋下，我們歡笑，跳躍，倚着樹身讀小說，古榕有知，當還記得一些矯健的孩子們的身影吧。但我們誰也沒有注意到那小小的鐘，直到陸師把它那麼美麗的寫了出來了，我們才突然發覺得它的可愛，詩人的筆是多麼神奇啊！我們真想給它繫上連枝帶葉的野藤作爲錘繩，使它更似一顆長在樹上的瓜大的菓實呢。

而可悲的，是他已被殺虐了，而他底孩子們！打鐘仍未嫻熟！

隨着這惑人的鐘聲，我給引上了那『白玉般的石橋』，這使我又一度回到了我們的文廟來；那『描繪在空中的，直的線，勻淨的弧，平行的瓦稜，對稱的廡廊走柱，這古典的和諧』的文廟來。設如那是仲夏天吧！而又是在夜裏，自修室太熱了，大家都把書桌搬到廡廊上來，憑着一盞如豆的青燈，溫習夜課。沒有一絲風，古榕靜靜地似一個衰老的巨人立在院裏，它底垂掛在空中的長鬚，那氣根——一動也不動。悶熱的空氣使大家都覺得倦乏，於

是合下書，走上那七十二塊白板石砌就的圓拱橋上去，倚着被夜露冰涼了的石欄：一點點星星在橋下清池裏閃爍，拍刺地一尾魚兒躍上來，在空中翻着白肚，又撲通的沒入水裏去了，牠也熱得出汗嗎？憑着欄杆，不自覺地讓手托着頤，把思緒牽得老遠老遠，慢慢地它有些渺然不可捉摸了，於是夢遊者般的拖着木屐，各自睡去了，在無邪的夢裏，也許看到背上長了芒刺罷！……①

除了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綠記之外，他譯有葛萊齊拉，煙，羅亭，他底譯文簡直像他自己的創作，那麼流利，那麼美，而又能不背原作的神韻，是我們底出版界難得的譯作，這是大家都熟知與讚許的，由此可看出他譯作時的認真與嚴謹，在他創辦的少年讀物月刊上，他又寫了一些極美麗，極有價值的科學小品，如『塵』，如『簞滴』等，在『塵』裏面他引了卜之琳的詩句，他在這些小品裏裝進了很豐富的知識，而絲毫不深奧與枯燥；使讀者

讀起來就像在看一篇有趣的故事或散文，他還用大角這一個筆名，連續在少年讀物上發表了好幾篇『少年天文台』，給年青朋友介紹天文的知識！他的研究是多方面的，他在理化天文學上的成就，並不下於文學的譯著。

這麼一個嚴謹的工作者；不幸離開我們太早了！這是我們的損失；想起他來，怎不叫人哀悼與怨切呢！

○請參閱海星裏的「橋」「鐘」「夏夜」諸篇。

### 附陸蠡著譯年表

- |                    |        |
|--------------------|--------|
| 一海 星 (散文集)         | 廿五年八月  |
| 二竹 刀 (散文集)         | 廿六年八月  |
| 三囚 綠記 (散文集)        | 廿八年八月  |
| 四葛萊齊拉 (翻譯中篇，拉馬爾丁著) | 廿五年四月  |
| 五羅 亭 (翻譯長篇，屠格涅夫原著) | 廿五年十二月 |

六煙 (翻譯長篇，屠格涅夫原著)

以上六書均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廿九年七月

## 理想的化身

很早很早，我就想寫這麼一個人了。但我躊躇着不敢下筆，我怕把他的光芒給塗抹得黯淡了，我怕他不同意別人在文章裏提起他，他是那麼默默地工作，把全身心全靈魂奉獻給一個美麗的理想，他不像蕭伯納，他不要大鼓洋號，他幹得那麼好，那麼切實，他的成果可以說是輝煌的，但他一點也不驕矜，他天真謙虛得似個大孩子，他不要別人帶着讚嘆驚奇說起他，他認為這原是極平常，極本份的事，他祇覺得慚愧，覺得還不夠努力。他既是一個有信仰的人，那麼，服役於它，爲它而生，爲它而死，原是極自然極快樂的事。

我說他是個光芒的人，但別誤會了，我這說的是他的內涵，他的毅力與

貞堅，他的靈魂的絢麗，而不是他的外表。啊！你千萬別以爲他是佩星帶劍，叱咤風雲那一類輝煌燦爛的人物，那就侮辱他了。他嗎，看過去像一個小機關裏的書記，不，像一個失業了一二學期的鄉村小學教員，是的，一個生疏的朋友是會把他這樣看待的，他消瘦，貧血，黝黑裏透着蒼白，兩邊的頰房沒有肉，他的頭髮常是留得很長，沒有梳理，他的衣服穿得那麼不考究，又髒又纏，他的學生鞋尖老是看到破洞，讓大姆指露出來涼風。但請你走近他吧，就算你是一個生疏的人，你也會覺得你的猜想錯了，一個失業的小學教員常是自覺卑污的，那裏有他那種持重，豁達，明朗，快樂的風度。你再看看他的眼睛吧，那裏面閃着堅定熱烈的光，這是內心的聖火給燃起來的，在耶穌，在柏拉圖的眼中，人們才可以看到這種聖潔的靈魂的光的激盪，那是任何世上的權力，任何可怖的威脅也不能懾伏的啊！

一個人要十年如一日地，不計成敗，不論環境如何惡劣，不管外來的壓



迫與阻力，祇認定一個遠大的目標，朝着它，依駱駝的跋涉沙洲，忍耐而小心地，一步步向它走去，這是多麼難啊！但這一切都做到了。他做得那麼自然，那麼熱心，那麼使人感動。

他辦着一個中學，他不是校長，不是主任，他祇教教書，但無形中，慢慢的，一切責任都落到他身上了，一刻也不能沒有他，使人覺得那學校是他一手辦起來的。學校沒有錢了，連買粉筆最少數目的錢也拿不出來，沒有米了，中飯就要斷炊了，那時，大家會說：『還是葉先生去想想辦法吧！』於是，他想辦法去了。祇要葉先生肯開口，對方是沒有不答應的，爲什麼呢？『是葉先生啊！他使我不好推辭』，但又爲什麼不好推辭呢？『看到他的臉，我們底被世事燻朦了的事業感又覺醒了，覺得要切切實實地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才對得起自己，而他就正做着這樣有益於人的事，所以支持他，也就等於安慰自己的良心了！』但他是不肯輕易向人要錢的，除非極有關係的人，

不然，就是你給送上門來，他也會婉轉謝絕的，他極力在農場，在其他生產事業上謀經濟的解決。同學們鬧事了，有了什麼不滿，個個激動得像戰鬥中的蟋蟀，但葉先生一來，什麼激動都會平息的，他默默地站在他們面前，沉重，肅穆，同學們看到他那十餘年來為事業而漸漸崩潰下去的身體時，先就有幾分痛苦了，再加上他低沉地，懇切地告訴他們：應該怎樣解決一個問題，怎樣了解一個人，一件事，他喚起他們被激情壓下去的理智，他們底正義感及同情心：於是，汹涌的感情的怒潮退落了，大家感動地，帶着一顆興奮羞怯的心，悄悄地散開了。

學校太窮了，真的是束着腰帶，祇靠一點美麗的理想和希望來支撐的，而他就是這理想的化身，許多大學畢業的朋友，前面有着更多的薪水，虛榮的地位在等着他們，但他們寧願拒絕一切名利的誘惑，無聲無響地來跟葉先生吃苦，來接近那個美麗的理想。最使我感動的，是一位有了五六個孩子負

担很重的朋友，他實在應爲孩子們着想，換個待遇較好的工作做的。好幾次我到他家裏去，都看到他們吃着地瓜過日子，孩子們都營養不良，貧血，蒼白，好幾個患着皮膚病。可憐的孩子，他們的衣服都是母親費盡心機用舊衣服給裁了，剪了，補補綴綴縫起來的。就是這位朋友，有人用重金聘他去任一個很好的位置，他考慮了一個夜晚，結果是婉轉地寫了封抱歉的信，把聘書給退回去。而原因呢？簡單得很：他不願意離開葉先生，他知道他這樣留下來，給葉先生是無上的安慰，大家將因此更堅定，更緊貼，更努力。

從他身上，我才懂得什麼叫做力量，叫做克制。他患着很重的痔瘡，這是非常折磨人的一種病痛，我看到他底內褲常是一灘血，許多朋友勸他到醫院里去療養一個時候，但他總是感激地笑一笑，就沒有下文了。雖是有病，他一天還可以跑一百里路，由學校到鄰縣的分校，那樣來往不絕的奔走。他不痛苦嗎？他不疲乏嗎？不！他是用最大的毅力，把一切痛苦忍下了。他過

着教徒般的最簡單最嚴肅的生活，沒有任何嗜好，他好像活下來就是爲着別人的，他從來不想到自己，他很少有錢，但一有錢，他常常拿給比他更需要的人。不知多少次了，他把朋友籌給他醫病的錢，用在學校裏，送給失學的青年，或拿去印刷刊物去了。有位朋友看到他穿得太破爛了，給他送來了西裝大衣，他讓它們睡在他的枕頭下，結果給別人拿去穿了。他快四十幾了吧！還沒有結婚，他把學校當做他的家，學生當做他的兒女。用工作的疲乏來減低性的慾求，他的生活是在一種昇華的狀態中。朋友們希望他能夠結婚，希望家庭的生活來調養他的身體，他也常常說：『是的，我想娶一個你們這裏的鄉下姑娘，她們多好，多健康，會挑會種的。』說着他就快樂地笑了，這笑裏好像說：『還是讓我一個人，好好做一點事，獨來獨往的好吧！』

時間是最無情，也最親切的，它嚴密的考驗每一個人，許多朋友轉向了，做官了，發財了。許多朋友消沉了，浸滲在個人的小天地中。安份守己

地活着。而時間給予他的，像春天的花蕊，在夏天裏結實，秋天裏成熟了，時間給予他的，就祇是這樣的意義；像在死靜的池子裏，給投進了一塊小石子，初是池心裏一聲細響，漩開來一朵小浪花，慢慢地，它向四周圍擴展，一環環的漪漣盪開去，盪開去，整個池面都給波及了，時間於他就是這盪開來的漪漣，像晚香玉的芬芳，把他的周圍瀰漫了，不論敵和友，不論轉向的，消沈的，或正努力着的，不論已長成的，正在長成中的，都受了他底人格的感染，都尊敬他這麼一個人，他成了一種力量，一種象徵，一個理想的化身。

耶穌把幸福建築在來世，他的樂園是在天國里，但他的理想是絢爛的，我們神往於他的鼓着金色翅膀的天使，他的黃金的地氈，他的慈祥如父的上帝。但我們畢竟是生活在人世，我們對不幸不能無睹，我們追求的是萬人安樂的社會，而這是要牢固地生根於大地上的。在南方一片廣大的土地上，無

數帶着美麗憧憬的青年，由學校裏出來，在葉先生領導之下，散佈到農村裏去，他們辦學校，組織農會，和良善的農民在一起，給他們宣示了人間天國的福音，讓他們也有了憧憬，有了希望。種子是撒在沃地裏了，讓我們祝福他健康，帶着青年們更努力去耕耘吧！

八月十三日

## 啓示

一大早，他就又在整理那些花木了。

他把那幾盆凝着露珠，拮滿了花蕊的月季花，給搬到較高的木架上去，好讓它們去承受朝陽的恩澤。他險些兒在青苔上滑跌了，爲了那一盆含苞欲放的紫蘭，他像抱孩子那樣的抱着它，給安置在自己的書案上。他想，在書讀倦了，字寫乏了，或料理那些無味的公事給弄倦了時，偶一抬頭，這紫色的花兒正裂開了嘴眯着他笑，那他將被逗引得如何的快活啊！他想着，目光偶而落在窗櫺上，淺藍色的窗簾已拉開來，縐疊地垂掛在兩邊，淡淡的陽光正透過番石榴茂密的枝葉洒落在它上面，點印出一朵朵金花，那窗櫺上不也該給放盆什麼嗎？濃過的，柔和的陽光於一些嬌弱的花草是最合宜的，那就

給排上那盆細碎葉子的秋海棠吧！他就這樣搬移着，顯得微微氣喘了，爲什麼越來不能爬上爬下，不能多出一些力氣呢？難道真的是老暮了嗎？他在院心裏默默地站立了一會，拍拍手上的沙土，就把這不快樂的思想揮開了。

他重又走到花棚下，在這盆裏摘去兩枝敗葉，在那盆裏採下幾朵殘花，把脫了線的竹架子紮好，枯萎的禿枝折去，他一盆盆地端詳，整理，看他那親切的樣子，就像是母親在給她的孩子穿衣服，端整着他底袖口和扣子，用食指輕輕地給他揩去了眼角的眼屎似的。

『噢！你這小壞蛋，可給我逮着了！』他在葉底下追捕了一隻小蚜蟲。牠害怕的混身發抖，兩隻觸鬚無助地伸探着，顯得怪可憐的樣子！『你着，你把別人的生命給毀了，自己裝得這樣飽飽的，却還排着這個可憐相！』他把蚜豆放在地上，起先，牠一動也不動，裝着死。慢慢的，牠發覺沒有人動牠，似乎危險已經過去了，就迅速地張開了翅膀，想突然一下子飛去，却被



他敏捷地用枝枳枝搯死了。

『寄生者是不能饒恕的！』他撫着那被嚙損了的嫩枝，然後瞥了一眼小蟲浪藉的殘骸，自語着。但他却突然覺得臉孔熱辣辣的，有個聲音在他的耳畔嗡嗡響：『是的，寄生者是不能饒恕的，但你却奈何不了他們，你從鬥爭中逃了開來，現在却來對付着一隻小蟲，高談什麼寄生者……』他看看周圍，沒有第二個人，天氣好極了，幾隻麻雀在柳枝上跳躍，吱吱喳喳的不知噪些什麼，這聲音不會是牠們對他的嘲侃。其實，他知道這聲音是發自他心底深處的，在他沉靜安詳的表面下，他底情緒就一直高揚着！這聲音不過是高揚的心情激濺起來的幾沫浪花！

他穿着一件寬敞的夾袍子，質料很好，很大方，他的頭髮差不多全白了，前額有些禿，隱隱地爬着幾條縐紋。眼睛極其明亮，是一對智慧者的眼睛，但那裏面却蘊蓄着抑鬱沉毅的光，他笑的時候，嘴角微拉下來，祇微微

裂了一條縫，旋又消沒了，顯得有些矜持，但有時也會爽朗地哈哈大笑起來的，那洪亮有如銅鐘，把周圍的人都會給傳染的裂開了嘴巴的，他原本是一個極爽快，極熱烈的人，現在，一眼看過去，他就完全像一個慈藹的長者，白髮蒼蒼，連背都有些兒駝了，不知道人，誰也想不到他曾經是幹過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讓大大小小的城市都震響着一個異國底革命者的名家的。

「那就這樣決定了，妳！這使我很失望，……從今天起，你們吃你們的革命飯去，我則要吃我的技術飯去了……」這是他有生以來最沉痛的一次談話，他說着這幾句話時，他覺得像被當胸砍了一刀般的痛苦，他眼裏含着淚給那些爭吵得臉紅耳熱的所謂「同志」們告別，就一聲不響的離開了抗戰的司令台陪都，來這偏遠省會裏的一個實驗農場當場長。

這時太陽已升到半山腰，晚春的霧煙般的飄散幻化，田野是異常的清新悅目，金色的陽光就像隻溫柔的手，撫撫山崗，撫撫平原，更輕輕地吸了一口氣，覺得肺葉裏充塞了新鮮的空氣，『鄉村就是這一點妙，就像屠格涅夫散文詩裏寫的，空氣像新鮮的牛奶。』他迎着陽光，有意無意地沿着一條小徑走去。他的黑布鞋被水濡溼了，但他一點也不覺得。

這小徑的兩旁，平列着兩行短籬，籬垣本來是竹枝編就的，但現在它被野薔薇繁茂的蔓藤般的枝葉掩覆了。野薔薇正盛開，怒放的雪白的花朵滿枝滿籬的結纏着，有些倒垂來的枝條，那上面的花朵排列着，一朵朵就像是用別針給別上去的，把它彎環來，就是個很美麗的花圈了。有些枝條簡直就是浪漫派畫家奔放的筆給抹就的，那麼恣意，那麼飄弈的探首在籬垣上，像側耳傾聽着大自然的音韻。籬垣外，是一方方圖案形的花圃，也已經是萬紫千紅，開放得五彩繽紛了。

「嗡嗡嗡嗡」，他聽到蜜蜂歡樂的聲音。豈祇蜜蜂，蝴蝶也在花間忙碌了。而那幾個高農畢業派來園藝場實習的大孩子們，不也已經在花園裏工作了。

適才那種熱辣辣的，嘲侃的感覺，一時被他親手栽培起來的眼前底生氣蓬勃的氣象驅逐了。在那方面他雖然沒有成就，他却在這些燦爛的花草們身上找到了另一種慰安。他推開了籬邊的小門，走到花圃裏去。

「早啊！李老師！」工作着的孩子們向他親切的招呼，他報以一個慈藹的微笑。這笑容在孩子們看來，永遠像春天的太陽，使人感到無限的溫暖與舒快。孩子們是十分敬愛他的，他也十分歡喜他們。

「李老師，今春的花開得太好了！」一個孩子粉紅的臉蛋，從花叢中抬了起來，笑嘻嘻的向他說。這孩子的臉在花叢中就像是一朵鮮豔的玫瑰。

「是呀！孩子」，今春的雨水均勻，再加上你們的小心照顧，花自然就

開得透亮了！啊！花事原不像紛紜的人事，你下了多少心血，它是會給你多少報償的。」他才把話說完，就對自己不滿起來了。爲什麼要在孩子們的面前說這些話呢？天氣是這樣美好，孩子們對工作是這樣認真有興趣，他們臉上都燦耀着健康的光輝，全自然都沐浴在春陽的光流裏，到處充滿了生命，充滿了活力，一切都應該是快樂的，有希望的。可是，他心裏被壓抑着的那些痛苦，那些激揚的情緒，一有機會，就要像火苗似的燃了起來，他時常是努力地想窒滅它們，但它們却淡淡的在那裏冒着烟。稍微一陣風過，青藍的火燄遂煽炎起來了。

他又懷着激動的情緒想起在陪都的那些日子；整整的三個月的時間，他在流亡於中國的兩個派系不同的團體，祖國的革命間奔走着。他給他們解釋勸勉，爲的是想把他們撮合起來，匯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啊！要是大家能捐棄了意氣，成見，猜忌和利害，而真誠的握起手來，那是多麼高興呀，這是

關於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興亡的。他冒着炎毒的六月暑天，由南岸到北岸，再由北岸回到南岸來，他竭盡心力，才智，想說服他們，他又用盡情感，想打動他們，他的脚皮跑薄了，舌頭說爛了，結果是一些同命運的，流亡在外面的朋友、早些年一起流過血，和敵人戰鬥過的同志、却反而祇想爭取他這個有資望，有歷史的來加入自己的一邊。眼看着陣線是越分越清楚，而幾十年來流血鬥爭的希望是越來越渺茫。於是他在一切都絕望了的時侯，說了上面那幾句悲痛的話，痛心之餘，記起了他研究的技藝——花卉園藝——和孩子們種起花艸來。

在花卉的世界裏，他是太熟習了。他知道有些花整日都需要陽光的，陽光只是它的生命，它燃燒了它的血液，給予它色和香，孕育與種子；而有些花却是祇要些兒的紫外光的照射，就能夠開個又美又香。有些花是清心寡慾的清教徒，祇要一點露水，就能欣欣向榮，而有些却是貪婪的饕餮者。缺少

了一片鱗肥，也要憔悴得葉不成葉，花不成花。有些是那麼嬌滴滴的鬪小姐脾氣，天生的畏風畏日，多愁多病，有些却粗枝大葉，不用你多費心思，它自會在風裏大，日裏長的。他熟識它們的各種形態，性格，風度。在葉脈裏他看得到它們青色的血液在潺湲地流動，脈膊在搏跳，他不用尖起耳朵，就聽得出根兒在地底下嘶嘶的吮吸水份的嬰兒般的吮乳聲，他不但能夠移接木本的花木，他還能把草本的花卉移接起來，十株有九株是成功的。

他越和花草們接近，越了解生命的意義，他是深深地被這些美麗的生命所感動了。他在這世界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將來。他像在上祕奧課時獲取哲理，這些花草們把生存的真義顯示給他。他常常想，要是他的對付朋友們能夠像對付花草們這樣的順利與成功！則世界將變得怎樣的美滿和快活啊！爲什麼人總是那麼忍心，那麼複雜，那麼權謀機變？所謂政治的動物就一定得你吃我，我吃你，才能把自己的意見與主張讓別人接受嗎？而這鬥爭要那一

天才會完呢？他在人羣裏所得的否定，在這裏却得到了勇氣和支持！花草們的世界是多麼和諧而莊嚴啊！從一粒種子落地，到它的發芽滋長，以至開花結果，它從不妨礙別人，它祇是把它所吸收來的養份，變成了生命力！盡量讓自己開得芬香，開得美麗。幼稚時它是吸收，成長時它是給予，它裝綴着花園，裝綴着春天，把它的生命呈獻給太陽與大地。直到它把生命力散盡了，枯萎了，它還熱情地，希望地把種子給埋在地裏，等待着下一個春天，生命再來一次發光發熱，再來一次呈獻給子。

『我是不該逃避的！我不應遇了困難就灰心！人的世界一定會依花草的世界一樣和諧美麗的……』他像得到了偉大的啓示般的喃喃着，背着手，由這一畦走到那一畦，他被眼前的蓬勃的生命所感動了，他突然神祕地走近那個這才和他說話的孩子的身邊。

『敏，你記得嗎？我們那籬垣是什麼時候編就的？』



『李老師，我記得的，不是去年春天我們一道砍了篔竹把它編成的嗎？』

『還有！敏！那些野薔薇是什麼時候栽的？』

『不也是去年春天種的嗎？在那籬垣好了幾天之後！』

『那麼！這園裏的花草呢？』

『不是今春才下的種嗎？』叫做敏的孩子驚異地望着他的臉孔，他想，

怎麼李老師今天變得這樣善忘了！

他神祕的微笑了一下，撫着那孩子的頭髮。

『我也記得的，孩子！我祇是高興這樣問問你，使我約信心更強烈些！』

## 耶穌的工作

寄逢人兄

朋友，今晚我是自己一個人了，屋子裏靜得可以聽出針子墜地的響聲，我多麼喜愛這種靜寂啊，像是全宇宙什麼都沒有了，就祇留下一個我，聽着自己的心跳，和心靈的低語，這不也是一種幸福，一種享受嗎？

我記了日記，把心靈的獨白給塗抹在日記本上。然後，我翻開了你給我的信。你底信是被我貼在日記本上的，因為我愛它底可親的言語，和崇高的情誼。在寂靜時，我是常常讀它的。我讀你羨慕我在育幼所時的工作，你稱讚那是『耶穌的工作』，你說我能為一羣貧苦的孩子服務，是人生最快樂的事。你甚至希望能有一天來和我共事，幫同我料理那些孩子的病痛與無知，

你更天真地看到了未來的花菓。你樂觀地說，到那時候，這些孩子們都長成了，他們將成爲極有用的人，爲那些尙未脫出地獄的同伴好好做一番事。我讀着你底信，讀着，讀着，我似乎看到了你發光的眼睛，與熱情而爽朗的笑聲。

在這裏，我有一個脾胃相投的朋友，有一天，他興奮地告訴我他想發一筆很大很大的財，我問他發這麼大一筆財幹什麼？你想，他怎樣回答呢？他認真地說：『好分給許許多多飢寒交迫的窮人！』原來，他曾因爲許多難民在一個嚴寒的冬夜凍斃了，而傷心地在被窩裏哭了一夜。在這時，想起那些孩子們來，我真的也想自己能夠發一筆很大很大的財呢！

想着那些日子，心裏就禁不住要悸動。那確實是幸福的日子，我接受了朋友的邀請，在閩東那最窮困偏僻的地方住下來，我們想利用公家的一筆款子，創辦一個育幼所，專收容那些流落在街頭的苦孩子。這消息發表後，很

少人注意，也很少人認為這是件有意義的事。有人則冷言冷語的說：『這是什麼玩意兒，是什麼社會主義，那些小乞丐也值得教化嗎？』『他們起初覺得好玩，慢慢就會厭倦的！』『那一點點經費，是支持不了多少時候的！』就是那些我們底收容對象的苦孩子們，他們也不敢相信有這回事，他們底經驗裏的人世是殘酷冰冷的，除非別有目的，不會有這麼好的人專門來爲他們着想的。

我們在各個村落裏舉行了一次調查和訪問，把我們的理想用通俗的話語詳細地講給鄉下人聽，請求他們合作。到底是他們來得率直與樸實，不久，許多苦孩子就陸續地送來了。慢慢地，自己投來的也一天比一天多！結果超出了我們的預額，把那些後來的給摒在外面了。有幾個孩子因爲我們不能收他，就悲哀地跪在地上請求，把我們弄得不知怎樣好！

那是些什麼孩子啊！說來你不會相信的，瘦得像猴子，不，像剝光的鵝

雞，黃黃的一張薄皮膚，包着幾根瘦骨頭，身上幾乎是裸露的，最好的也不過披着件破得不能再破的蓆袋之類的東西。一句話，是一些破銅爛鐵，被人們當做垃圾看待的不幸的孩子們。把他們聚集在一起，簡直就是個乞丐窩了！

我們的幾個女同事起初是曾經嘔吐過的；在她們給孩子洗頭，換衣，洗澡的時候，她們被那些蠕動的白胖胖的蟲子弄得毛孔都倒豎了。爲了這，孩子們的頭全剃光了。你沒有看到他們洗澡才遺憾呢，那麼厚的一層垢膩，簡直就成了皮膚本身的一部份了。任你用了多少肥皂，多少力氣，都不能把它洗下來。他們泡在澡盆裏，就像是塊抹布泡在水裏一樣。

可是看到他們那種睜着狐疑的，畏縮的，羞澀的眼光看看給他們洗澡的女先生，看看冒着煙的澡盆，看看自己垢膩的身體時，那種表情是怎樣的可憫可愛啊！直到他們浸到盆裏了，新的毛巾輕柔地在他們的背上擦着，他們

是動也不敢動；心裏一定在怕着，怕着把毛巾弄髒了。或者在想，這些穿得很好的小姐們！其實祇是藍布長衫。怎好讓她們給咱洗身呢？說不定就在昨天，他們還在街頭向她伸過手討乞呢！

温情、營養、衣服、教育，對一個孩子是多麼重要啊！誰能想現在那麼活潑、鮮豔、天真、勤勞的孩子，是曾經在街頭流浪，向人乞討過的呢？誰現在看了他們，還會想到他們初來時是那麼襤褸，那麼一身的臭味與蟲子呢？就祇是半年的工夫，他們蒼白的嘴唇變紅了，凹下頰房鼓起了，腿肚上長了肉，呆板畏縮的神態沒有了。半年的教育，他們已懂得什麼叫做「人」，什麼是「人」的權利。痛苦不是罪惡，不能自立的幼小者向人乞討是全社會的恥辱，他們自身沒有罪過。他們更明白他們的父母爲什麼養活不了他們，或者他們的父母爲了什麼緣故被虐殺，被監禁。當他們聽先生講倒那些穿得比他們美，吃得比他們好的少爺小姐們，是靠着吸吮窮人的血汗來的時候：

他們的驚奇與憤怒是難以形容的。

小小的心早就烙印着仇恨了。現在，經先生們一點破，他們底愛憎就更其分明與熾熱。起初我也奇怪他們的早熟，他們是太容易了悟一切了。後來，我想一想，想到他們是在街頭流浪了那麼久，他們底小小的心已被人世的冷酷侵蝕得傷痕斑斑了。受苦的孩子原是容易早熟的，這不也是人世的悲劇。

再給我們以三年的時間和金錢，我相信我們能把這些孩子好好地帶上自存之路的。那時他們有的已十四五歲了，他們可以憑他們學習來的技藝養活自己，甚至可以扶持更幼小者的同伴。可是，現在我們的經費真是像一開始時人們所嘲侃的：『他們那一點錢是支持不了多少時候的！』上頭再也不願撥一分錢給我們了。因為他們爲着內戰在忙於擄取農民的糧食，與徵召別人的丈夫和兒子，再悲慘的事情他們全看過了，他們既不會爲千千萬萬人的死

亡流徙而傷心，怎麼會爲這幾十個無告的孩子難過呢？我們的孩子已由一天一斤的米減爲十二兩了，他們的菜錢，也已減到不能再減的地步。夜裏我做着夢，我夢到他們的唇又褪白了，他們的頰膀又陷下了，他們的小腿又瘦得像鷄爪了。我醒來一身冷汗，窗外的芭蕉被風吹得笠笠的響，這些芭蕉現已長成了，它們的闊葉綠了半個窗，它們是孩子一手栽長的，孩子們都沉沉地睡；可是，我們怎麼辦呢？未來的日子還長！這幾十個孩子的口糧要向誰去要呢？我真覺得一陣憤慨與懷顛。

你稱讚我的工作『耶穌的工作』，你想有一天能拋開一切來和我們共同生活。可是，你知道我現在已離開了那僻遠的荒涼的地方，離開了那些孩子了嗎？官方要我們把孩子交給他們！說是把他們分散了，送到各地的救濟院去，我們就那樣活生生地被分開了。到底那些孩子現在怎樣了，連我也沒法子告訴你。各地救濟院的功績你是知道的！那是等於一座下等牢獄！想孩



子們有的是在曝着太陽捉蠅子，有的是逃了出來，仍回到街頭流浪去了！

讀到你寫的『耶穌的工作』，我的心不禁發抖了。

## 我們

我們都會有過美麗的理想，我們都會做過萬人安樂的夢。有個時候，我們是那麽狂熱，那麽虔誠的想爲它獻身。深夜裏，我們底心和書本裏那些獻身於理想的先烈們的心一起搏跳。白天，我們穿着草鞋，到鄉下工作，我們走十里廿里的山路；那路是用沙礫鋪成的，陽光照着它，軟軟的，我們底鞋底常常被稻草或麥桿的斷梗拘住了。我們給農夫們上夜課，教滿臉塗着泥巴子的孩子唱歌，喝村姑從古井裏提起來的涼水，吃老婆婆捧給我們的地瓜湯，我們努力在他們中間學習，想怎樣才能接近他們，真正正正的和他們接近——那是說，心和心的交響——，使他們不覺得我們是大先生，另一階層的人，是爲了無聊才來找他們玩兒的。能夠使他們了解是多好呀！能夠得到他

們的信心是多愉快呀！啊！那些日子，他們把我們當做親子弟看了，親兄妹看了，他們將痛苦告訴我們，希望說給我們，將憧憬的遠景描繪給我們。我們溶和在他們的生活裏，他們的希望成了我們的祝告！

那是多麼微末的希望啊！田地裏的稻米收割起來能留一半給自己——他們從不敢想到要全部——，不要全給地主。糧胥吏。高利貸拿去了，使金黃的穀粒換來嗶唏的眼淚！這樣子，他們的辛勤才有個着落，大人和孩子才能有一碗米湯喝！他們希望春耕裏有一頭牛，一頭屬於自己的牛，牠拖着犁翻新泥，將乾硬的土地翻成一波波的黑浪！然後好好的撒下了種子。想到自己能夠執着犁柄，拿着鞭子在牛屁股後邊吆喝的神情，他們就那麼天真的笑瞇上眼睛。還有，還有什麼呢？新年裏孩子有一件新衣裳，自己在冬天裏有餘閒倚着照牆晒太陽！吸一袋旱煙聊閒天。那時尙沒有戰爭，他們的希望裏沒想到太平。拉丁！他們的希望就祇這一點點，說起來誰也要笑的！

可是，就祇是這一點點希望，也就成爲奢華的夢想了。他們的前一輩人已經是那麽熱切地希望過了，現在他們又希望着，而他們的孩子，啊！那可憐的後一代，不也要亟亟地這麽希望嗎？

對於他們，我們還有什麼話說呢？告訴他們人類的福音嗎？告訴他們土地是應該屬於農夫的，收穫是應隸於流汗的人嗎？告訴他們除了衣食住行，他們還可以得到教育，娛樂，假期，歡笑！獅子將與羔羊同遊，他們也自可以 and 穿制服的人一樣高談闊論！啊！這太遙遠了，也太奢侈了，可是，在那些年青熱情的日子，狂熱的日子裏，我們確是這樣告訴過他們的，我們自己就祇沉浸在美麗的遠景裏面，我們相信他們也希望了，也熱情了，也不會屈服了。

我們的想法是多麼天真啊？我們的熱情誑騙了我們，而我們則反轉來誑騙他們，給一個皺着肚皮的人說臘腸的香味是如何可恥！給一個失望的人安

下了空虛的想望又是如何無聊啊！就是那樣溫和的說教中，也有人來注意我們，迫害我們了。於是，爲了自己的安全，我們離開了他們，我們躲起來了。不！我們用堂皇的話語安慰了自己，說是避免無謂犧牲，說是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們去做，說是……。

一句話，我們找到了理由躲起了自己。

於是，我們來到這城市，我們慢慢地習慣了在皮鞋上搽油，在領口上結領帶。我們低頭坐在辦公室裏，我們讀書，我們寫文章，我們又在遙遙的給他們喊同情，讓別人稱我們是前進份子。我們的青春在憂鬱裏褪色了，我們把以前的生活當做詩，我們回憶着那山道烟爍的沙礫，那陽光朗照的田野，一切都在我們的眼前遠去了！遠去了！

他們的希望却仍然是奢華的夢想！現在，他們甚至是連希望的翅膀也折斷了，他們深深的墜在痛苦的泥淖裏，而我們蒼白着臉孔，自己不願意幹的

事！說自己不願意說的話！時間在空白裏過去了！

站起來吧，丟開書本，筆桿，讓我們再走到田間去，這一次我們是不會  
· 謊騙自己，也不會謊騙別人了，而他們，痛苦也已夠深了，我們將重新握  
手，重新溶和在一起。

第五輯





## 生命

我愛蔦蘿。

在寂寞的，沒有花草的冬日裏，我想起了它。

想起了它，我就覺得溫暖和快樂，像是春天就在眼前，太陽也變得更光更熱了。

第一次看到蔦蘿 是在一位老師書房的窗前，它底藤蔓爬滿了一窗，使房裏有了陰涼，有了綠意。它玩皮地伸進來了一些鬚鬚，像是伸着長手要和我那位愛花愛草的老師緊握似的。我那位老師在日本帝大農科畢業後，就種了一輩子花草，——他也曾教了一個時期書，但孩子們不也就是他培植下的花草嗎？——現在他的頭髮全白了，但經他親手灌溉長成的花草，却在

園裏，窗下、簷前，架上，開放得那麼熱鬧，一派的蓬勃氣象，他的蒼頭換來了花草們的青春與酡顏，他自己也就覺得年輕了，他活在它們的生命裏。

我說萬蘿爬滿了一窗，把那窗可裝飾得極美麗。它正開着花，它的花僅有二種顏色，純白和深紅，純白是我喜愛的顏色，它使我想起白鴿的羽翮，深紅也爲我所喜悅，它像榴火，像壯士的血。一象徵聖潔，一表示熱烈。它的花朵也長得特別，和別的花兒不同，朝顏嘟着嘴吹喇叭，豌豆張着翅膀學蝴蝶，它却心眼兒亮，神往於天上的星星，一朵朵開着像銀河裏燦爛的星辰。你要是把那深紅的給摘下一朵來，別在軍帽上，那就宛如一個軍中的戰士，那深紅的星徽正是他們的標誌。

萬蘿是盛開着，而我那位教師的頭髮却全白了。他在窗下接待我，一杯白菊花茶，一碟長生菓，都是他園裏的收穫。我和他坐在藤椅裏，我幾年不見他了，他向南，我朝北，我們都到遠方走了一轉。

晚春的陽光在窗格上畫影子，戲謔着爬滿了一窗的藤蔓與花蕊，我覺得這美極了，我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我問：

「這爬滿了一窗的花兒叫什麼？」

「噢！寫文章的人不懂得花草！你讀過愛羅先珂的童話嗎？這首詩人是比你廣博多了！……唔！它嗎！它叫葛蘿！」

「葛蘿！很熟的名字，我記得了，想像必是一種纖弱的小花，但祇是想像而已，我不知道它是怎麼樣子的，現在看到了，却又不曉得就是它！」

「你說得多有趣！想像往往是比事實美麗，而許多排在眼前的現實，雖然也不醜，却都被人忽略了。」

「老師，我很喜歡它，我真想自己的窗子上，也有一窗的綠色與花蕊。」

「那你拿幾粒花籽試種種吧！生命是要心血去灌溉的。」

我拿了老師給我的種籽，比麥粒還小些，沒有體溫，看不出它是有生命的。生命其實是蘊蓄在不動聲色的皮壳下，我想起了蛋的胚珠，魚的細卵，鐵擊石的火花，大海的源流，哲人的智慧……

我把泥土鋤得又鬆又細，做成了一個柔軟舒適的溫床，然後把種籽一粒粒的撒下去，薄薄的鋪上了一層泥，像給寶寶蓋棉被。早上，我給它們澆水。陽光給它們熱力，露滴給它們滋潤，我聽到泥層下的微細的呼吸。

一天，兩天，三天，泥土平平的，沒有一點生意，第四天，我照樣給它們澆水，澆好時，我蹲下身來，察看它們的動靜，啊，你看，你看，它們冒頭了，一個嬌嫩的小芽兒，上面頂着個帽子！壳皮！祇茁出了一點兒，半寸的樣子，生命在辛勤的照顧下出世了。

我感到一陣喜悅。

以後，它們長得很快。首先，像蛹的脫皮，把那頂小帽子給揚棄了，光

着頭承受陽光雨露的恩澤，葉子長了又蛻了，莖兒變粗變韌了，葉子似鵝兒的羽毛，一天比一天豐美，慢慢的，它們往上爬了，鬚鬚向四方伸了出去，找尋援助與扶持。這時，你稍稍給它一援手，把它牽到預先繫好的線上去，它就會帶着感激的心，用自己的力量來攀纏了，沒有一個月工夫，我底窗子，已是一片綠陰，燦爛着紅紅白白的花蕊。

我覺得欣喜，生命原是要自己創造的。

而且我覺得我底窗子上的蔦蘿，比老師窗上的更美，更可喜，這已經不是外表上膚淺的美感，而是血緣的親切了。它們畢竟是我親手培植出來的，像我自己是母親的孩子一樣，它們也是我的孩子啊！

## 寒 夜

每天在這個時候；華燈初上的時候，我由出版社回到家裏來。

這不能說是家，這祇能說是我睡覺的地方，一鋪床，一張桌，一隻椅，再有，就是一盞電燈，別的無有。而家是應有溫暖，有笑聲，有大人與小孩。最少，有一個異性的伴侶。

而我祇是一個人，帶着自己的影子。

我旋開了門，扭亮了燈。燈光下，一室的寒冷，一室的淒寂。

這我並不怕，也不感傷，是我自己選擇了這一份寒冷與淒寂。

我在桌邊坐下來，像往常一樣，把昨晚沒有讀完的書，翻了開來。

慢慢地，我的心靈浸淫在詩人的夢境裏了；我看到了遼闊的藍天，湛澄

的湖泊，我聞到了野薔薇的花香，夜鶯的流囀，……詩人真是善於編織啊！他把這世界描繪得那麼美，那麼羅曼蒂克！

可惜，我被窗口吹進來的寒風攪擾了，我離開了詩人的境界，走到窗口去。

「怎麼，那張草墊又掉下去了。」窗子的一扇玻璃窗早壞了，我每天早上出去，入晚回來，沒有工夫去理它，就使用一張不用的草墊從外面一遮，就算完事。這兩天天突然冷了起來，窗櫺給吹的叮叮噹噹響，而那草墊却又掉下去了。

這使我覺得有點蹊蹺，那草墊我放得很好，怎會自己掉下去呢？而且風是向裏吹的，風的力量祇會把它吹得更牢靠，却不能把它吹下。昨天夜裏我因為捲進被筒裏時才發覺它掉下去，所以沒有爬上來將它遮好，就害得我一夜沒好睡。今晚，我當然要把它弄好的。

我開了通外頭的邊門，一陣冷風就像埋伏在那裏專等我的樣子，一下子吹襲了過來，水一樣的寒冷，我打了一個冷戰，連忙拉起大衣的領子，把頭一縮，大步走到窗下，唔！那草墊在那裏呢？它不見了。

『總不會給風吹走的！』我想。又認真在窗下找了一遍，還是沒有。

而風，却威嚇地搖撼着窗子，針樣的刺進我的大衣裏來，我又打了一個冷顫，連腿子都哆嗦了。

『倒霉，』我正想走回來了，却隱約地看到牆角有一堆黑東西，慘白的月光映着它。

『那準是它了。』我如發現金礦般的向它走去。

月光似水的洒了一地，水凍的水門汀上，像凝了一層霜，我看得出幾叢枯萎的野草。雖然牆角邊顯得陰暗些，那草墊我却還是分明看得明白，『那就是它』，我伸出手去，想把它拿過來。但它却在那裏蠕動了，隨即，我聽



到了一聲微弱的呻吟。

「啣……啜……。」

我聽得更清楚了，是身子顫抖着的呻吟，中間還混着牙齒的格格聲，那是上下碰擊發出來的。

「啣……啜……。」

我呆住了，癡癡的站了一會，下意識的把手縮了回來。我知道有一個受苦的生命蜷縮在它裏面，或許這是一個未長成的孩子的生命，不然，就是一個壯年或老年人的生命，這生命的火，在這零度以下的冬夜裏，正在慢慢的熄滅下去，像一盞快乾了油的燈，那寒冷將像一條鋼蛇似的鑽進他的骨髓，他的血說不定被凍結了，變成了紫色，黑色，不在血管裏流了……

我不敢動它，我忘記了自己的寒冷，我瑟瑟着，像個小偷似的顫着腳跑回屋裏來。

而這時，我才覺得我的室內是多溫暖啊，我還要埋怨獨居的寒冷與淒寂嗎？我不是有燈，有大衣，有棉被，還有詩人編織的世界嗎？

我讓窗就那樣開着，我不敢看窗外一眼。又一陣寒風吹了進來。

## 初雪

雪飄着。

嶺南的孩子沒有看過雪，在那里，冬天不用生火爐，草木長年是青的。孩子偎縮在媽媽的懷里，媽媽呢，她倚斜在別人家牆角的破蓆上，風送着雪花，落滿了他們一身。

「媽媽，冷啊！媽！是不是梨花飄落了？」孩子張開疲乏的眼皮：問媽媽。

在家裏，他們是有一個種滿花木的庭院的，每到春天，院里的梨花報春了，跟着是桃花和李花，它們開得真夠熱鬧，紅紅白白的花瓣紛紛落滿了一地。梨花開的時候，剛是新年過了不久，孩子們都還穿着得意的新衣服，

袋袋裏的壓歲錢還沒有花銷完，那是他們頂頂快樂的日子，到處都是一團和氣。因而孩子對梨花的印象是極深的。這使他想起了家，想起了老祖父和阿黃——家裏的大黃狗——老祖父和阿黃總是在一起的。而他，祖父的寶貝孩兒小水生，又總是與祖父和阿黃一淘。在梨花盛開的日子，他們一道去外婆家，一道上城隍廟，一道爬梅嶺……。

「不！小水生，這飄的是雪，不是咱院裏的鳳梨花，鳳梨花一開，天就暖了，而……。」媽媽悽苦地撫着孩子，她把他摟緊了些。她底冰冷得發紫的手指摸着孩子，同樣冰冷得發紫的小臉蛋，她底心不禁抖了一下，她想抓點什麼給孩子蓋上，但她遂即失望了，她除了一身遮羞的破夾襖外，她自己也簡直是裸着的。孩子顫慄得像隻落水的雞雛，而她却不能盡一隻母雞的責任，她已失去豐盛的羽翼，他們都墜在冷酷的風雪中。

「媽媽：雪花是樹上開的嗎？爲什麼它落下來這樣冷？」孩子緊靠着媽

媽的胸口，從那里媽媽僅有的體溫燒着他，他的聲音是微弱的。

「孩子！雪是壞人，他像那些愛打仗的大兵，他們使咱流落回不了家，雪欺負窮人，它把小蟲都凍死了！」媽媽想到自己和孩子不也就是隻小蟲嗎，她悽慘地笑了一下。

孩子沒有跟着笑，他疲乏的眼睛看出媽媽的笑是勉強的，像哭一樣的。

「媽媽！爲什麼不是梨花呢？咱多久沒看到梨花了！還有公公和阿黃，咱怎還不上家，見不見得他們！」孩子的話就像夢囈，聲音是更軟弱，更低沉，但眼睛却耀着幻想與企求的微光。

「見得的！乖乖，趕明兒天晴了，咱們就回家。你記得嗎？阿黃是公公的尾巴，牠將尾一搖一搖的，到半路亭來接……咱。」媽媽哄着他，想逗他笑一笑，而他也真的笑了，祇是笑得憂憂的，就像是一縷陽光在烏黑的雲裏烟了一下，忽又被吞沒了。

「媽媽！你哄我！……」孩子失望地垂下了手，媽媽那一天不告訴他要回家，那一天不逗他說阿黃和公公會來半路亭接他們！而他們却一直停留在別人家的牆角邊，馬路上，從火熱的太陽，到像梨花一樣的雪花……。

「乖乖！我不哄你……」媽媽低下頭來，正想在孩子蒼白的頰上吻一下。她突然喊了起來：「孩子！孩子！」原來孩子的唇全白了！眼睛向上翻着！軟軟的攤在她的懷裏。

「媽！媽！……」孩子像幽幽的應着！

「孩子！孩子！」媽媽瘋狂地解開了夾襖！把孩子僵冷的身子緊緊地偎貼在自己的胸口，孩子的身子就像是一塊冰給貼在她胸膛的肉上，她的血也漸漸冷結下來了。

雪飄着：遠遠看去，牆角上一團烏黑的東西蜷縮着。那是媽媽緊緊地抱着她底孩子。

## 琵琶和洞簫

我自己是一個音樂的絕緣體，雖然我對音樂十二分喜愛，無如她似一個高貴不可攀及的美人，我越是想親近她，她越對我冷淡，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因為一隻不會引頸向太陽高唱的公鷄，任牠有着怎樣鮮豔的紅冠，和光彩的毛羽，也等於一個廢物，像闖了的物什，引不起雌性的興趣。而我的悲哀還不只於此，因而，我對於那些能夠頑頑樂器，哼哼歌兒的朋友，是由衷地感到喜慕和佩服的。

在故鄉，很少新的樂器，也無時髦流行歌曲，雖然學堂裏有一架風琴，人們常常可以從吹來的風聲裏聆聽到三兩聲高揚的或低沉的合唱，伴着孩子們鮮嫩的嗓音。但大人們對它並不感到興趣，認為那是洋玩意，不親切，值

得提起的是洞簫和琵琶，它們真是天之驕子，男女老少，沒有一個不喜愛的。我這麼說，你或許要笑我說得過份，其實，我是一點也不誇張，不信，請你在一個黃昏或夜晚，當白晝的工作終了，血和汗混在力氣裏給滴進瘦脊的田地，或流向緊壓在肩膀的重担中，牛馬生活使一個精強力壯的漢子，酸軟得像個娘兒，而他這時却得以歇息了。你趁這時走到我們村子裏來吧！你立刻會被那叮叮噹噹的琴音，或嗚嗚咽咽的簫聲吸住了。入村，在土庭院中，或一株古榕的陰翳下，幾條長板凳，環圍了一圈子人；赤膊的、袒胸的、煙管銜在嘴裏，兩隻腿顫抖着，靜靜的聆聽着那五隻粗手指彈撥在弦上的悽悽切切的琴音，或一張厚嘴唇從竹管裏吹出來的哀怨的簫聲。慢慢的，聽的人就不自覺地用腳頓着拍子，隨口唱出歌曲來了。他們把白日裏的辛勞和酸苦都融化在哀怨的歌聲裏，一聲聲清流出來，筋骨似乎也就輕鬆了，舒展了。音樂就是如此給人們以安慰，你能怪他們像痛愛老婆一樣的痛愛它嗎？



我常常奇怪一隻拿鋤頭，握斧子的粗糙的手，怎能同時如此精細熟練的調弄一張琴，一管簫。而我有着一雙白潤的手，一顆透剔的心，却反而和它們絕緣。我更常常被那懸掛在一朵烏黑霉污的土牆上底發亮的琵琶和洞簫所驚倒：主人儘管貧窮，居室儘管破陋，他自己儘管襤褸汗臭，而他喜愛的那張琴，那管簫，却從來不讓它蒙塵，擦得那麼細心，那麼光亮。又儘管他不體面，不認識一個字，那琴背上，簫管上，却雕鐫着：「鸞鳳和鳴」或「吹簫引鳳」這一些風雅瀟洒的字句。字跡蒼勁秀美，底上塗髹着高貴的金漆！古色古香，令人不敢相信這是竹籬茅舍裏吹奏的。

音樂的力量真是奇異，我曾經看到一個壞脾氣，煩悶時打妻子出氣，狂暴得像一隻瘋犬的農夫；他一抱起琵琶來，遂即變成另一個人了，他顯得溫柔而和氣，簡直是一個彬彬君子，他撥弄着琴弦，叮叮噹噹；噹噹叮叮地，像醉了似的閉起眼睛來，全身心都浸淫在音樂裏了！他浮在一種醉人的音響

中，他的『真我』完全出現了，他像孩子似的可愛，人原來就是這樣天真可愛吧！只是慢慢地給生活壓扁了，磨粗了，失去了原形，變成了粗礪，有時還可怕得像隻瘋狗呢！

琵琶和洞簫並不永遠鳴着個淒惋的調子，也不是永遠在榕蔭下上庭裏寂寞的吹奏。有時，它也傳出輕快的拍子，歡欣的樂調。我記得元宵佳節，新年景，五月競渡，街頭巷尾，鼓喧鑼響，大隊的舞龍戲獅過後，爆竹的煙硝火花裏，管弦絲竹組成的樂隊出現了！你看！那琵琶！那洞簫！它夾雜在二胡三弦的中間，吹奏得多麼快活，多麼熱鬧。尤其是那琵琶！烏亮亮的，夠多神氣。主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擦着它的辛勞，單就爲了這一天的風頭，也就抵償了。

然而，現在這種日子是過去了。我並不感慨。我只是說：它過去了，在動亂的日子裏，粗人們是用他的全心神來擦亮槍刺了，爲了不再彈奏憂鬱的

調子，和耕種別人的田地！

## 春天裏的殘花

在花房的角落裏，我發現一只被丟棄了的花籃，那上面的花都枯萎了，使人看不出它曾經是嬌豔的花兒裝飾的，而祇是一隻醜陋的竹篾籃子。合該給拋在灰暗的角落裏，讓時間來腐蝕它。我細看籃上的那些花，有玫瑰，有水仙，有雛菊；玫瑰本來是鮮麗的，如少女緋豔的面頰，水仙本來是芳郁的，如一縷縷發自幽谷的蘭馨，雛菊本來是雅氣的，使人想到一個戴白帽的孩子的頭。但現在，我看到的是皺縮的花瓣，和枯黃的葉子，一朵朵像個悲哀的臉型，蒼白而絕望。生命的光和色都黯淡了，芬芳的泉源涸乾了，我看着它，耳邊似乎隱隱地聽到一聲聲殘紅的暗泣！

但轉過頭來，我却看到滿眼的花架子，那上面，許許多多的花都含苞待

放。有些花已經開得那麼豔麗，像一個正當盛年的人，把他的生命力發揮到極致，看看真令人衷心的興奮和喜悅。蜜蜂在花心裏酣醉地吸着蜜，如一個人沉溺在愛情裏。整座花房洋溢了青春的氣息，春天在紅的紫的花兒上向人們招手。暖和的陽光照射在玻璃窗上，發出一片金光，玻璃外，天藍的像片海，生命是無所不在的，它充塞了整個宇宙。

這對照太明顯了，像有意給人以警惕，這使我發生了無限的感觸。我想，生命應該是長存的，但它要有所寄託和抱負，那些破折下來裝飾花籃的花，正如離開了枯幹，失去了泥土底滋潤的瓶花一樣，它們沒有根，無根的生命是嬌豔不了多少日子的，待它們所吸自枝幹上的生命力乾竭了，它們也就凋殘了，連種子也沒有留下。別的花雖然也要凋落，但它們在來春，可以開得更嬌，更豔，更美！

我想起前天的宴會來了，許多花圈被人送了來，在走廊裏排了一長列，

正和門前長蛇陣般的汽車一樣顯示着主人的地位和面子。這是一次惡俗的市儈的婚禮，兩個不相愛的男女被勢利的雙方的家長給連結在一起。我看到在婚禮的進行中，那一對羔羊憂鬱惶惑的眼神，雖然婚禮是那麼盛大堂皇，局外人都用欣羨的目光看着他們，我却在樂隊吹奏聲中，深深地感到葬曲的悲哀。

這兩朵年青的人類的花朵，不也正像那花圈上的花一樣，給人從枝上折下了嗎？沒有快樂和自由，正如沒有陽光和泥土，慢慢地他們也會枯萎的，慢慢地他們也會凋殘的。他們會在生命蓬勃的春天裏，看到灰黯，感到寒冷，正像我在這充滿了色和香，充塞了生命的花房裏，看到了角落裏的那一只被人擯棄了的花籃一樣。

